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

傳

蘇門林氏家傳

林氏其先兗州曲阜人唐季有官閩中者後復徙家
 文登至遠祖府君翰蓋五世矣翰宋初用貴贈率府
 率子諱文受知熙陵官至崇儀副使淮南路提點刑
 獄贈領軍衛將軍生子永終屯田員外郎御史臺推
 直官累階贈光祿卿永生之純字嘉父擢景祐五年
 進士第釋褐主朝城簿河東犯橫壠瀕於不支歸兵
 怕之欲止去公安諭遂恬然事集於知莘縣以屏盜
 有方受澶州頓丘令未幾恩信大行時麥黃水盛下
 嚙孫陳埽岸勢危甚公朝服立潰堤上望濤頭拜禱



波神為霽威境賴以安。改佐著作淮陽軍事。判官戴
徐德勳。記著叛獄。有匿其家。孥者。誑誑殊衆。公為辯
理。多致原釋。郊禮車慶。加大常博士。知大名縣。初天
正院。五代時。有韓王賜田甚廣。歲久失據。鄰伍以僧
妄冒。致訟。累寒暑不能決。公按索隣券。考明對辨。繼
得古石記。與所按膠合。以田付僧。令歲輸常賦。民乃
稱服。用丞相程公薦。通判青州。終得年四十。有九官
至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仍賜五品命服。娶呂氏。封
京兆縣君。惠和。宜家之純生。三子。長曰舍。字虛白。年十
九。擢熙寧進士第。性恬退。以高節自信。嘗有詩云。世
有非常樂。人無未老閑。未三十。以大理評事休官。名
賢高其行。至方之淵明。初先生西遊。共城愛其山水。

明秀。通學。蔡青州府君。於縣西處賢鄉。古郭里。母夫
人呂氏。祔焉。自是林氏為衛之蘇門人。先生四子。曰
愚。曰恕。曰愆。曰惠。愚字實元。亦以節行稱。宋亡。至林
香。苦播不仕而歿。仲弟介。鄉貢進士。季弟會。字贊道。
幼知嗜書。劄正者志操。由蔭補郊社齋郎。初主成都
雙流縣簿。令久闕。攝公行縣事。有能聲。部內舊有濕
歲例。役並水。民甚治貧。下苦之。公乃一責資。溉家理
辦。仍捷石代土。泉免告勞。頗歲大稔。調宿州司理。參
軍。暮夜民遺火。延燒犴屋。公出擊散。置庭中。比總倉
卒。際無越逸者。上官材之。移南京軍巡判官。民有戕
其子。執謀害人者。按竟。公至疑焉。求情得白。遂直其
枉。改新蔡令。歲大蝗。獨不入縣境。人謂公廉平所致。

由韋城宰歷秦符縣秩滿授通直郎知蘇州常熟縣
兩浙頻年大水引溉浦口湮闕無慮三十餘所累政
謾不加省公按行故瀆率疏滄之民受賜不貲元祐
庚辰疾終蘇之公館配張氏有淑德駕部員外郎亦
之女封壽安縣君生子男四人聽通直郎西京敦宗
院博士聰摠隱皆業進士自羈州至成人太孺人教
為居多聽生子五人曰巽先蒙鼎革巽次子諱正國
字德將登金大定十六年進士第終少中大夫北京
鹽使生懷遠大將軍毗陽丞諱茂字漢卿懷遠二子
曰思敬鄉貢進士曰思德穎州軍仗庫使生子芳今
任江南某府從事思敬府君之子即故衛州交鈔規
措大使諱通字子泉為人丰儀修整顏渥丹鼻隆然

如膽垂寡言笑善心計顧衛南北衝會貨財四通遂
積殖與時遂然坐籌能擇人而任故物情得而掇世
資生平喜賓客樂施予其克勤躬儉殆憂深思遠者
屢以其術事上官獲精幹稱嘗訓子珪曰林氏上世
以詩禮傳家代有聞人予惟早失怙恃生長喪亂間
以餬口計處四民末業致貽祖禰羞諸孫稍長無忌
讀書以復世範汝念茲無置府君以丙辰歲終魚行
里之私居壽六十三配宣氏衛之大家主治內務寬
健有母儀燕處榮養期頤而終享年八十有三人以
全福歸之子珪以孝義著稱能世其父業嘗任州三
務大使次子璋謹愿克家珪子永大名府平準庫使
次子元珪奉遵先訓俾之從學其資藉啓迪乃心罔

不盡不數年。起家為中書掾。至元丁丑。予列職太史。元來謁拜而請曰。元無所肖似。析薪之責。固不克負。荷惟是先世行業。非得名筆約而暢之。將不能傳遠。而大見於後。先生尚胥暨顧。予以林世叙。雖邈其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班。可紀。加以世姻之好。故勉為傳述之。贊曰。

林氏本出商姓。太丁子比干。以忠諫死。嗣堅逃難。長林山。易以定氏。周衰。枝葉扶疎。散處中國。如放之聞於魯。顏之顯於齊。回以義著。至以相名。皆其後也。繫南安之林。唐已來。世為魯人。豈放之苗裔耶。適唐歷宋。金四百餘載。間奕葉以儒顯。其流風善政。表于時者。如是。逮規措府君。遭時艱。虞家世中。稟竟能適。

追來孝。俾盛德幽光。墜而復續。豈君子之澤。其流淵且長乎。

南鄜王氏家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春秋時王子成父者。敗敵有功。因賜氏。厥後子孫散落中國。在晉者。靈王太子後齊。則畢公高。後其在陳。留者。齊王和之裔。汲郡王氏。其先陳留陽武縣七圍里人。起家隴畝。耕稼河陂。間宋靖康初。避地徙家衛汲縣長樂鄉之白楊里。遠祖金天會間。積勞至杞縣尉高祖昆第五人。二翁。是為扈。王氏初妣父扈。素長者。聞高祖賢。舍而甥焉。生子男五。曰。三翁。四翁。五翁。十五翁。十六翁。人見其本支蕃衍。稱扈王氏以別。因之。蓋不忘本也。三翁贊譜叙為

二代祖生二子曰元弼資穎異是為憚高祖自田舍
即改肄士業嘗語人曰終當以華代耕衆異其言及
長補郡掾為人英特隸有威儀主治曹務蹕勅角
厲風發明昌初節鎮叅佐例朝授用薦者言遷河平
軍都目官上官倚重有黑王殿直立節度之目尋得
暴疾卒魚行里舍時年三十有八人惜其年不稱德
生經紀紳三子紀為決曹紳潛德不耀曾祖經字伯
常天稟孝愛垂髫已知事母容止如成人禮氣方嚴
內長厚喜施與志不樂祿仕雍容鄉間以德度霑一
時昆仲七人同居內外無間言以累葉不分家用饒
足其賤貧施乏不掩為偏惠人有貸弗忍徵久不克
償輒折其券或來謝就復惠濟曰周急素所樂何謝

為一田家子腰繫大條來取所附絡曾取錢如數以
與徐誠之曰農當務實士君子帶非爾所宜即令解
送其家女弟嫁陵氏壻卞以俠犯法曾曰王氏禮門
女妹先君所鍾愛若壻置於辟婦能免累乎乃謀令
容匿會赦嘗出郭門遇里農易菜歸曾曰老不堪獨任
也取諸市不易分攜之農謝而去鄉黨有訟者不之
官府來求剖正為諭之曰遠親莫若近隣同居詬誅
世所未免親仁和隣古之善道初無大故何至如是
君子愛人以德曲直非所辯曰吾儕小人聞公誠當
不易慮至相戒曰今而後不可使長者復為吾輩愧
其為一邦聽直欽服如此王氏北渡後可支分派別
者尚十餘房其親喪隨所寓權厝曾之上世故多葬

晉村之南阜。曾慮歷年久。斧封馬鬣漫不可昭穆。曰
吾大宗子。合食族墓。責實在我。遂起新任大墓於長
樂鄉第四疇。祖業之北原。及舉祀絕者廿餘。樞贈祿
率有加。凡內外男女孤悖無藉賴者。為娶嫁之。姻禮
踰已出。曾祖妣系出新中臨清閔。宋汲郡公呂氏之
裔。壺儀母德。宗屬仰法焉。生與曾祖歲月同。北兵
破衛。亦同時怖沒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實貞祐二年
甲戌春正月十一日也。百年來里中宿耆。談孝愛而
內有則者。必曾為稱首。生祖字彥字。身長七尺二
寸。儀觀清淑。少傳家學。尤明習文法。至帖問條對。義
精理當。筆洒灑。無滯辭。行輩無居其右者。甫冠遭罹
板蕩。世業為一空。奮身從事。卒不失舊物。雅為節度

公完顏從坦所知。遇由郡掾辟刑曹。孔目官。祖盡心
庶獄。要本情與法。應未嘗用察。為明情得為喜也。故
郡中稱平。至有哀矜折獄之譽。類注刑統進祿等書。
既而嘆曰。後世知我罪我。其此書乎。生平樂誨人。怡
顏和氣。不以己長格物。雖童孺質問。諄然無倦色。
有弗知。未始不盡也。今梁衛間由吏業而上達者。半
為門生。遂以吏學授先君曰。吾治獄平。後當有顯者。
然前賢有言。吏以法令為師。問而可知。其能與否。自
有資才。非學而可至。汝最當默識。弟完之子鈞。早失
怙恃。鞠育與先君等。至一豆羹。一裘褐。必加顧恤。正
大改元四月十六日。以末疾終。新衛州橫堤里之寓
館。壽五十有一。官至敦武校尉。祖妣孟氏女。縣南草市

榆林坊富家，姿貞順，配祖德良稱。既誕先考，以貞祐二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卒於郡之故家，再娶韓氏。韓宋已來世顯族，有累階至司空龍圖者三十九處。寡以健烈聞，沉寓勤苦，保持門戶甚力。俾先君卓爾早達，祖妣資藉之方為多。晚嗜道家教，號妙清。大元中統庚申重九日，以疾終安仁里，享年七十有六。越三日，祔葬玄堂祖柩之左。先君諱天鐸，字振之，姿精敏，幼知嗜學，諸弟出遊嬉，獨把書不置。既通大義，先祖以律學授之，即能下筆條對，明究情法，日斬然露頭角。衆謂能大其先業。元光初，溫國胥公自秦移鎮新衛，尚書李特立聞其才，由州戶曹掾辟權行部令史。時上以御馬賜國公，圍曹取芻粟比內廐例。先君曰：

不可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廐之例容得同乎？公聞之曰：王掾愛人以禮。二年，上黨公闔壁馬武京為河朔藩扞，分羸兵四千人，假食於胙。適公儲亦無幾，方風雪寒，汜衆待哺，問井間。公府議以聞，先君進說曰：張糾合義兵，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亨道為肯首，然當若何？曰：今官義兩軍，溫飽有日，若以月給權輟半，以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亦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行臺可其請，孱兵賴以安活，自是大為省。叅康瑋即中盧芝。瑋字良輔，芝字廷瑞，二人號精吏事。所賞識曰：會見驥足騰驤，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公諱訛，可燎之號。薦拔所能，試京師擢吏員甲首。時年二十有

六方軍國多故財賦一仰都運司經度寔擇才掾集
事即選充運司掾長先君夙夜在公游办餘裕都漕
李公芳字執剛承安二年同漕移刺吳和深加器重
景和諱嗣字八作司藏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受
職初不知從來事覺吏逃失所在及科罪從事師肅
執以監主為罪首抵世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詩憲
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賕耳固
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令坐賕論且法者
固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躓
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謂先君怒斥去曰毋汚墨
我所爭者法非汝私也豐衍庫使劉濬字德源愛民
嘗從問學以訟代不審陷名紙三十萬用是追解先
以卒初業

君為申理復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兄荆王
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崩制袒
免親奔仆有遠迹之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
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為
知體園陵禮畢卒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戶部令史
時簿書財賦委積音積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愈繁
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是風
動臺省有快吏元康之譽開興初用入粟例補滿授戶
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崔黨往入宮禁竊取金貝
或堅約同往以懇辭免乃切嘆曰端門不忍過其忍
聞此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尋有令禁止先君偕同
志者突冒兵威褫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己未歲北

還淇上尋

朝廷命斷事官耶律買奴公括諸道戶口柄用顯使
得人為急用薦者署行臺從事制以籍為定互占
它縣以死論有潞民馬醫常氏避彼匿河內王帥家
事露公抵常以死意在籍沒州將且用聳動隣道先
君辯之曰常罪止於逋論死則非制書本意公怒曰
脫有誤並汝坐之反復辯明常竟獲免又王鳳翔者
告崔帥立弟益侃匿金國珍寶適萬戶喊失納國夫
人受誅公抵益等以喊失罪之先君曰初謀匿者
崔立今已死况罪不相及國有常憲公遂平反其事
益等至有圖像奉報之語明年秋耶律公薨自雲中
南歸或勸為州縣曰一邱之木安足棲集遂書歸去

來辭於齋壁以見意因號思淵老人日以經史自娛
尤嗜春秋左氏傳西漢書晚年一洗心於易嘗質問
於華陰王先生名元禮天意進曰子學有素吾試先
汝問自昔治少亂多君子寡小人衆何也先君曰豈
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為之倍歟玉華曰
子得之矣集歷代諸儒易說為一書題曰王氏易纂
遇朔例一占玩辭明變其應如響下至天文陰陽皇
極等學皆通習之聞一異書輒自手錄多積至千餘
卷友人劉冲曰何矧如是曰吾老矣為子孫計耳
歲戊戌詔試儒士時思制寬或以乃嗣長可從師往
試先君曰吾思以義方為訓若以幸窈非常息非所
敢聞嘗誠惓忱曰吾已錯斷不容再寒殍死無吏習

能一志於道以儒素起家吾歿則瞑目矣然學貴專
精汝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明
將安用為不學易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筆
削之正吾平昔行己得乎此而已丁巳秋八月以疾
終牖下先君資劄明簡重善持論慮患深雅以大用
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事莫可措
手者率優為之不聲色少動故官守游宦莫不尊德
樂道問政質疑取決而去事已率如教至吏筆縱橫
緣以儒術乃餘事耳又善尺牘作真行書勁韻有風
格與人交以取容阿匱為耻居家寡言笑以身為律
度人望而畏若一官府然外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
非疾卧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年兩易裘褐年四十六

既奪先妣或勸再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
余死是轉余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於後竟不娶
初試京師時宿院夜夢人奉一首加胄曰持此若名
也及榜出擢甲首云歲丙辰秋憚亦夢人馳報曰汝
父領朝拜且至趣出顧見先君朝服席帽乘而秉簡
一卒跳梁馬首唱云翠微君節度使后三日先君遘
疾乃以所夢上白曰翠微者太虛之氣夫精氣為物遊
魂為變死生者晝夜之道吾固安之復何憂粵明年
捐館吁亦異哉
先妣靳氏相州永和鎮人進士子玄之孫安陽丞顯
思之女性淑善於婦道良謹生二子曰憚曰忱孫振
孫宜孫重孫韃郎贊曰

謹按家譜

六代祖昆弟五人五代祖行一十三高祖行一十五
曾祖行一十九王父行一十四禰伯叔行六人由是
而觀金百年間本支不為微眇然自喪亂來或四三
世五六世而已者凡三十有四房哀哉唯扈王氏暨
相之醫博房歷八世而傳祀是豈偶然者哉憚觀西
漢名臣往、決曹獄吏致位槐棘雖云明習文法練
達故實至論身名烜赫胤裔延昌必曰陰積所至王氏
自
河平府君而下累葉以刀筆承家職司城旦逮先考
而業有光子孫迄綿于今視履考祥其亦有足致
然者耶

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
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次夜參半
有虎拂然突來啞平左髑曳之而去胡即抽裝刀前
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
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
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為捄
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
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
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而知有夫
不知有於菟也平雖死其志烈言一方之太山踴婦
何壯毅哉贊曰

桓、壯夫、鷲勇而決事，出倉猝，變色蜂蟄，烈、胡氏、憤物為害，義激柔衷，氣薄於外，視虎如鼠，所天為大，平雖啣蛇，婦節則邁，媛折熊衝，蘊刃賊輩，彤管流微，清芬並代。

員先生傳

員炎字善卿，同州人，性落魄嗜酒，業詩有能聲，不事生產，大元己亥歲，故人楊紫陽主漕洛師，愍其窶，用監嵩州酒，時兵後邑居榛荒，日與鹿豕伍，非所樂也，已而隨所徵，上謁楊方據按坐堂上，吏覓鴈行，員挂布囊臍下，杖巨挺直前曰：楊使君不相知，置我於此，幾為老羆所噬，此汝酷錄，持取，吾不能為汝再辱，遂揖而去，其疏誕如此，自是長遊河朔，以詩鳴諸公。

間其洛陽懷古分韻得髮字云：東維打空城，北却連廢闕，懷古動悲吟，遠客生華髮，隆德宮云：林花細妥，胭脂色，水荇輕淤翡翠泥，歌舞留連，嫌畫短，樓臺縹緲，覺天低，讌集東平湖亭，北海樽前人似玉，東原城下水如天，滿眼荷華三百頃，採蓮人語隔秋烟，高唐道中影孤海內干戈滿，愁入天涯草樹低，桑柘影空，蚕已老，陂塘涸盡燕無泥，濟南金線宿雨乍收雲葉，斷猶疑，電影掣湖心，扇尾羊云：馮翊春草香，芊綿，柔毛食飽，飲若泉，卧沙稀，助瓊筋，細帶霜，小耳春，繭圓，扇尾一方移，種類風頭萬里搖，腥羶吾生本無食，肉相不煩，洗手愁烹煎，馬酖云：謾說千杯不醉人，清光壓倒洞庭春，携行何用紫絲絡，渴飲不煩烏角巾，搖

動草囊成醞釀封歲花盜作逡巡坐中一混華夷俗
或有豪吞似伯倫予時能憶者止此西歸過衛先君
館烏褐衣麻屨酒近酣巨挺橫膝上掉頭吟諷歌謠
慷慨之氣軒軼四座素不能騎乘人強之輒色變墮
地或以詩戲云靴有鐙青雖可愛面無人色實堪怜
嘗懷金一餅曰鎮心不可以闕此後用以易妾繼為
人竊去家居壁四立餘詩藁酒瓢而已卒年六十七
復有撤斧字彥舉亦陝人面黧慘目光迷離殆鬼物
憑者少為里番夫初不解文字一日忽能作詩吐奇
恠語皆古人所未經道雖苦無義意其豪侈詭異時
輩屬和終不能及中元冬見予於燕市酒樓殊寒素
浮大白數行徑出步壚間嬰然吻作露蚓聲歛躍

來扼余腕忻甚曰吾有以贈子其詩有氣凌太華五
千仞詩繞國風三百篇之句醞酣中惜不全憶也嘗
謁得褚幣若干醉過里井即投其中曰為爾俾予區
區若此奚用為其狂易如是後客死保塞殯西南門
外路北若干步揭曰詩人撤某墓詩三卷號幽谷道
人集好事者刊行于世

墓誌銘

金故忠顯校尉尚書戶部主事先考府君

墓誌銘

先府君諱天鐸字振之族王氏其先陳留郡陽武縣
七圜里農家避靖康亂徙居衛汲縣長樂鄉遠祖有
積勞官杞縣尉者曾祖府君諱仲英特有威望終河

平軍節度府都目官祖經諱不仕天性孝愛鄉黨化其德顯考府君諱宇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文法表為吏學師官至敦武校尉先君少聰敏嗜學不為羣兒嬉讀書通大義先祖授以律學即能下筆論斷推原情法問如老成人眾謂父良為教子能世其家矣正大初自州戶曹辟權行部令史時哀宗以御馬賜行省英公圍曹取芻粟欲依內廐例先君曰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駟之例非所敢知公聞之喜曰王掾愛人以德矣上黨公閻壁馬武京為河朔聲援以餽餉不繼間羸卒四千假食於胙適公儲亦無幾部議以省聞方風雪寒沍眾待哺問井間先君進說曰公府糾合兵力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

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亨道為肯首然當若何曰今官義兩軍溫飫有素若以月給權輟半以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可其請辱戍賴以安活自是為省參康瑋即中盧芝所器識曰會見駿足騰驤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薦挾所能試京師擢吏負甲首時年廿有六方軍國多故經費一仰大農調度即選充運司案長時李乾州芳永安二年進移刺吳和領漕計號精吏務先君夙夜盡公審會明當二公稱其能入作司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受賍初不知所從來事覺吏跳失所在及科罪從事師肅執監主為首抵死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詣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

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賂耳。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合坐贓論，且法者固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避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謁，先君怒斥去曰：「毋污墨，我所爭者法，非私汝也。」東豐衍使進士劉濬，以訟代不審，陷良紙三十萬。是用追解先君為伸理，復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兄荆王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崩，制祖免親奔，仆有遠迎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為知體。園陵禮畢，卒無有被劫者。六年，轉補戶部令史，時簿書財賦委積，音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愈繁，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

是風動臺省，有快吏元康之譽。開興初，用入粟補滿授戶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尋有令約束先君偕同志者，突冒兵威，褫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既而北還鄉里。乙未歲，朝廷遣斷事官耶律公括諸道戶口，柄用頗決，得人為急。前省掾李禎已佐幕府，薦先君於公曰：「王某予弗如也。」遂署行臺從事。戶制以籍為定，互占他縣者以死論。有潞民馬醫嘗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帥名資榮，事露。公抵常以死意，在籍沒州將用聳動隣道。先君辨之曰：「常罪止於逋論，死非制書本意。」公怒曰：「脫有誤，並汝坐之。」及復辯明，常竟獲免。明年秋，買奴公薨，雲中南歸，讀書養晦，以厚所待。或勸治生，曰：「非予初心也。」勸仕州。

郡曰一邱之木安足棲集日以經史自娛尤嗜春秋
左氏傳西漢書其天文術數等學皆通習之年既加
一洗心於易嘗質問於玉華子先生名元禮華大有
所得一日先生發問曰自昔治少亂多君子寡小人
衆何也先君曰豈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
為之倍歟玉華子曰子得之矣集歷代易說為一書
題曰王氏纂玄且見吾遜世無悶也歲戊戌詔試儒
士時恩制寬或以乃嗣長可從師取應先生曰以幸
為利非敢聞命嘗庭訓憚忱曰吾已錯斷不容再寒
殍死無掾習能儒素起家其榮多矣然學貴穎精汝
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明將安
用為不學易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筆削之

正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年四十六既奪先妣或
勸之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余死是轉余
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于後竟不復娶晚節踈思
淵老人邦君游宦咸尊德樂道問政質疑無巨細事
已率如教丙辰春平章趙公璧以書來聘時已疾不
克往明年丁巳秋八月十有八日考終牖下享年五
十有六官至忠顯校尉夫人靳氏相州永和人進士
子玄之孫安陽丞顯思之次女貞靜淑善光備婦道
生二子憚忱先卒用戊午春三月葬汲縣親仁鄉之
新阡先妣祔焉先君資劉明簡密議論長慮惠深雅
以大用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其
當官宰務人莫能措手者率優為之不殺色少動外

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至於吏筆縱橫緣以儒術乃其末耳又善尺一簡而盡書勁韻有風格作楷字日滿萬聞一異書佔畢如不及多積至千餘卷友人劉冲見之曰何自苦如是先君曰素無長物非此何以遺子孫其遠大如此所交皆一時名士以取容阿匱為耻生平非疾病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寒暑兩易裘褐居家寡言笑以身為律度人望而畏愛若一官府然嗚呼先君以刀筆起身垂教當世於先業為光大惟其秉彛粹懿思欲克其所未至進焉不容自己絕不齒故習一肆于學根極群經務明大本復旁通天人之術以濟厥用其修己應時開物成務之志是可涯際邪然時與命揆壽止於斯不獲卓犖大見於

世此憚等聆風樹而含悽履霜露而興感抱昊穹罔極之痛也愜想平生鏤茲壙石庶幾慰安神靈永闕窀穸之戩銘曰

繫扈王氏世業農

高曾而下掇習同

大風決、動南廓

於燦先子德所鍾

一日奮起蛇化龍

樹立先業何光融

獄唯平反匪厥躬

要以明恕剖而中

廷平釋之唐有功

漢二千石世望公

剴裁錯節輸神鋒

庶幾凜、德讓風

虞淵日入不可曠

布衣歸來默而容

春秋大易羅心臆

跡播於泥氣則虹

冀比一顧凡馬空

道雖人弘繫其逢

維弗卒施為世恫

兒能讀書亢吾宗

白首熟計達與通

閉門蔬水甘長終

翠微之居窈以重

一債不起胡遘凶

悠々大鈞問無從

太行西峙泉流東

九原盤々佳氣葱

兔兮歸安此新宮

先妣夫人靳氏墓誌銘

先妣縣君姓靳氏相州安陽永和鎮人永和自唐歷宋為名縣鴻儒鉅族代櫛比出新氏其一也家故饒財世以孝義著聞鄉里祖諱師揚字子玄舉進士有賦聲場屋間後以恩賜第授彰德府教官金百年來鄴下論人文之選者殿元為稱首父諱嗣慶昆仲六人外祖其季也為人儀觀秀偉髯滿領個儻尚氣義

喜鞍馬韉鷹紉犬游獵橫漳間有河朔故家豪習嘗

官安陽丞生二女先妣其次也姨母適李氏今為尼居鄉里有一子既

醮王氏先祖時已歿祖母韓性貞明持門戶益嚴先

妣孝養恭順故閨門內事僅絲髮比不敢專須請之

后行祖母以是賢之非大故未嘗踰外閭姻黨有以

合二姓會諸親者先妣與焉里中諸媪至顧而不知

為誰平居課兒輩讀書傍治絲枲湏夜分乃休樂聞

古人母儀女誠及善惡興哀等事怡然有得至寤寐

思服旦起愛晴陰間或旱則晴燥溢則霽陰輒愀然

不憚曰歲功一失憂有大於此乎不然喜津々見顏

間先妣性溫純慈祥居家婉々多容儀無咄々言笑

為人物不忍少傷內外諸親均撫以厚平生不能易

一錢物心慙，惟恐我之負人也。世方以服飾相高，珠羽耀閭閻，甚者託燕游以私謁為事。先妣聞而恥之，朝夕志女功主中饋，被服在躬，永祀孔時。嘗以事當出，乃歸而不自安者移時，其幽閑貞順之德，蓋可知。己歲戊申夏六月，竟以憂勤致疾，越明年己酉秋七月，廿有九日，化于私居之適，寢壽四十有五。先君識明達，既失內助，斷不復娶。祖母倦于勤，稍以內事付新婦推氏，每取先妣婦道是訓，因追悼曰：汝姑醮王氏，二十有五年有子有孫，未嘗以主母自居。失為婦禮，勤已至矣，不獲少慰劬勞而止於斯，可勝痛哉。嗚呼！天道悠々，報施善人，果可必而恃邪？故臨終哭之慟，嗚呼哀哉！天乎！憚何罪而至此極耶？追念祖

母疇昔之言，隱然恫于心，故茹哀銜恤於茲八年。用是伸荼毒，慰下泉，發幽光而圖不朽，宜銘德莫若哀號泣涕以畢其辭。銘曰：坤柔之德，婉以從，健而幹，蠱匪婦功。伯姬之卒，謚以共，淑女先妣，柔所鍾。主夫中饋，成肅雝。春秋承祀，被懂，善人獲報，天乃公。嗚呼福壽不一逢，歸咎無處，恫厥躬，褊褊無憾，哀送終，萬家之原，偃斧封泉，流可竭，恨不窮。

故權左司都事趙君墓銘

君諱謙，字和之，世為益州人。中統元祀，用薦者言，以材幹補行臺左三房提控令史。二年春，考政上都，與予同游。居者數月，用是情好。日冷夏六月，闔臺南還。

君為中省苛留，乃以都司擬之。作駐冬計，君拂然不樂，求亟去甚銳。事業已不許，信宿疽發於腦，戶呻吟無聊，殆不能堪。醫庸藥妄，一刺而肆裂，越三日，予與楊易州怒謀曰：常山瘍醫麻澤民，今之俞跗也。適召至，若禱于院使王君儀之，可一來救藥。凡三往，得請踵及門，中使趣去之。自是內侍不出者幾浹旬。後五日夜，聞君聲漸嘶，執燭起視，向壁卧，頭岑岑不舉矣。比明，氣惡達戶外，僮從止一老僮，輶且愚，瞪不知若何訪求，知故無一人。予惻然感傷，冒臭惡，易衣衾視其疾，緩急困則對榻衣寢，自疾亟迄蓋棺，凡五日夜得年五十有七。實中統二年七月廿有五日也。嗚呼哀哉！以義以友，喪無歸責，實在我既斂，詣堂中請曰：吏

趙謙以官守客死，禮以公給喪，即中賈君仲明憐之。官為賻緡錢千，躬為護喪，大都城東門郊外，適表親徐貞者至，付之俾轉載歸燕。君短小精幹，審于吏計，蚤歲從事課府，以廉介稱。杯酒間言笑，啞々殊不知為肅慎氏之族也。木甲偁者聲近趙家，故以趙定氏云。銘曰：

志樂而奚庸，氣信而弗窮。曾不知安於命而為通也。心與事揆，卒與禍逢。奈何乎趙公。

故南塘處士宋公墓誌銘并序

南塘處士宋公捐館之九年，當強圉赤奮若歲，千揅亥夫人魏氏奄棄榮養，仲子繼祖等託叅卿趙禹卿致其命，來請曰：先人墓壙未克埋銘，今將啟堂

附安妣喪于柩之左。寔有日。幸吾子速銘以光其大事。其追惟維尹平生之言。重以高鄉孔懷之義。因為次序之。公諱琮。字子玉。姿秀偉。有德度。早能詩。善談玄。深造理窟。散髮揮麈。瀟洒有出塵想。故中書令耶律公一見。偉其貌。竒其才。至贈詩稱與有柱石中原之目。遂薦為朝廷侍從官。既而歎曰。吾志在長林豐草。清泉白石。金馬玉堂。非所樂也。乃辭去。中令復授以資使職。亦不就。歲甲辰。自雲中徙家燕。都得金溝水南形勝地。十餘畝。疏沼種樹。中構堂曰麗澤。碧瀾秀樾。景氣勝日。以琴書自娛。教子孫為業。野服高閑。漠然以世務不櫻其懷。然性喜賓客。樂觴詠。所交皆一時俊乂。

如王慎獨之愷悌。張隣野之諧傲。蘊藉如楊西菴。才鑒若姚雪齋。王鹿菴之品潔。一世商左山之凝重。朝右每光風霽月。過其居者。燕樂衍之。必極歡而後去。太史公云。視友知人。公之行已。槩可見矣。夫人魏氏。有賢淑行。輔承內治。能遂公初心。四子幼服庭訓。皆賢孝負藝。學長曰紹祖。少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次繼祖。不仕。次光祖。侍儀法物庫使。次仁祖。以琴阮供奉。孫十人。曾孫四女。孫一十四人。時節賀慶。蘭芽玉樹。瑤環瑜珥。秀映庭戶。以次列拜。上酒介壽。公與夫人亦舉觴酬酢。一家之內。樂融也。公以至元己巳秋八月。考終。牖下春秋七十有七。越明年庚午冬。葬大興縣招賢鄉之南原。夫人之歿。實至元十四年冬。

十月廿五日也。壽八十。宋氏上世本蜀成都人。遠祖有官吉州之吉鄉者。遂為河東人。曾祖元祖信考章俱有儒行。不耀其幽光。潛德發於公之身者。宜咄赫然。公復謙抑。不盡享其篤祐。遺其子孫。至光盛如此。

銘曰

名籍朝端。身心考槃。貞不絕俗。道出夷惠之間。以儒雅而擅一時。僖天爵而享高年。服食華鮮。子孫滿前。影纓若綬。照耀後先。沒而從祖。是之謂社全。我銘納壙。復慰下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為青山白雲之儔。

大元故蒙軒先生田公墓誌銘

金源氏踵唐宋舊制。以舉業取士。號稱文武正科。大定明昌間。人材輩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南渡後

境壤感時事艱。其自淵源見聞中來者。多憂深思遠。忠義奮發。懷赴干城之志。况其風聲氣習。歌謠慷慨。而有故家遺俗者哉。公諱文鼎。字仲德。姓田氏。其先京兆醴泉縣人。曾祖俊。正隆初。董汴宮役。因家太康之候陵。祖秀。徙居蒙城。遂占籍焉。祖用。御史。君貴。贈上輕車都尉。鴈門郡開國伯。妣尹氏。贈鴈門郡君。父芝。貞祐二年進士。第官至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資雅重。有相望。妣楊氏。鴈門郡君。公生而爽朗。稚時已軒露頭角。振觸物論為奇童。嘗問學燕山張融。一見即以不羈許之。為人有膂力。善挽彊。汴京受兵。得請於香林先生。應募自効。執政以公書生年少。初不之重。及觀其奉勇。誠以方略詢之。宛如宿將。料

敵慮無遺策以勞授武節將軍西南面元帥府總領
仍佩金符以寵異之京師飢遣公將五百人取封邱
麥既還去城遠修千騎來襲衆欲鳥獸散公曉之曰
彼騎我步若前遮後蹙逃將安之即分為二隊相去
各里許結陣而待戈矢外翼負者居中轉戰轉退身
先作氣敵巨測不敢追比至城不亡斗麥一卒執政才其
為命監鄭門前後出活飢民甚衆汴梁下縱民四出
護二親北渡時同發者數百家奉親外救死問疾往
來保庇不少倦如渾源劉祈母洎祖母病死半涂二
子相顧號泣而莫之何公為死瘞生負兩皆得所其處
患難中自掇不暇能急人之急如此何義烈哉遂來
居相下以養親讀書為事索米負薪日供所需以盡

子職既而應廉訪劉汝翼辟為幕寮官時
朝廷遠駐龍朔凡上計三往返事集而無難色歲壬
子輔國賢王定封彰德為分地擢用賢雋特授公為
本道課稅所經歷時持政者多不法公諫止不從即
投劾去後果敗中統初又為叅政商挺辟署河東行
臺幕屬無幾罷歸公少負氣挺節持論高料事明義之
所在勇於必為自視以為一世奇士幅巾藜杖掉頭
吟諷不知去古為遠迹惟其學高六藝名重一時邦
君時相爭以禮幣招致尚期有可為而為之者然以
太剛又不屑取媚於時故其抱負治具竟百不
一試晚節與西巖張彖緱山杜瑛以詩酒自嬉不復
談經世事矣臨終語其子復曰士之出處莫非義命

道行志通伊周不為之泰道窮志湮顏原不為之否
從古迄今有才不遇竊死溝壑者豈獨余哉是非所
當戚之於吾衷也蒙軒其自號云公善作詩工書學
道麗有楷法至于丈尺大字尤極精妙云癸酉春二
月七日以疾終廣川客舍享年六十有三夫人慶陽
李氏系出唐薛王前進士司農丞無黨女共儉淑善
母道光備教子孫有法白首一節安公之貧後公八
年辛巳歲亦二月七日終於家壽六十有八生二子
一女嫁士族子復傳家學有詩聲終河間漕司從事
衍富文學通吏事由憲臺史轉補中書掾今為禮曹
主事庶克光紹遺緒云孫六人曰伯耕曰叔耘叔耜
叔耜曰重曰某衍將以年月日舉公柩葬彰南新阡

再拜來請銘憚雖後進當獲拜履墓知公為頗詳既
序其行已敢以生平底蘊未克展盡為士論所痛惜
者銘之銘曰
士貴尚志趨事赴切功况作而行之迺士夫之所崇矯
矯田公繫時之雄振靈脩之遠駕思從事而匪躬文
章足潤身之具才武見將領之風桓桓蔡挺明夫戰
攻解臨機而制變張國威于小戎奔走急難笑談折
衝朔漢三往冀群一空顧曷職而弗辦曾漕計之是
供政不我俾坐困簿叢寧窘澗阿肯與彼同利器百
而不一試在先生為不逢道義蟠曾伊周是宗既得
喪之不我與吾胡為而戚乎衷有軒曰蒙獨善固窮
閉戶讀書飲水長終人邪天邪問大鈞而無後惟子

孫之可卜見德澤之所鍾。繫臺閣之就列蔚珪璋之
顯。洹沆嵒北太行之東。雖高深兮易位。尚知為蒙
軒先生之封。

故正議大夫前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并序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辰刻。正議大夫御史中丞
橫海王君以疾卒于私第。正寢。斂有七日。其子庸彞
輦縗服。累然特事。狀百拜。以壙銘來。懇以義以分。有
不得辭者。公諱復。字子初。名趾麟。伯其字。曾祖瑜
大父松。世家滄州。俱隱德。不仕。禰府君諱昌齡。金季
嘗游官河南。大梁亡。起從恒山史侯。叅議軍府事。後
以公命來攝衛州事。有惠化于民。惟君器識早為經略
公所知。己未冬。自齊經中。起君襲父職。仍領州務。明

年中統建元。真授衛輝二州同知。又明年。易州而路
就陞貳摠尹。君遵守成憲。越先正有光。至元甲子。轉
官制。行授朝請大夫。改倅彰德路。無幾。以德望入為
中書兩司郎中。調議密勿。宰相至。以佳士
上聞。魏河朔鉅鎮。吏重而俗囂。號難理。特輟君以少
尹來治。迺曰。清心不如省事。省事莫若先殺吏權。于
是汰冗濫。屏姦惡。絕私謁。尚德化。民有李氏者。珥筆
構黨。持短長。嚇官府。張甚。君發其姦。枝路之。萬喙稱
快。自是闔郡嚮風。書葉翻香。曹務為清簡。八年辛未
春。自中書舍人出。知歸德府。居河下流。其秋水大
至。環城為海。衆胥沉為感。君迺督擢師。浮舟楫。濟民
於邱陵。林木上。遂相水衝。循橫堤。疏二渠。一注汲瀆。

一連河故道水隨退得腴田萬頃佃貧民仍請廩粟
得萬五千石活飢殍者既而復捷治回龍堤葛邑口
於府西以絕永患曰烏可使吾民重漬于泉故水去
而民益親繼丁母夫人憂去職未暮
詔起君充河南道宣慰副使
國家方有事襄漢順流以成破竹之勢故軍需百色
羽書交督急於星火一責於我中間籌辦君力為不
少時大軍復東撤五河戰力而餽乏河走凌蔽川不
易轉致衆艱於行君毅然以漕事自任至撞冰東下
一夕凍歟解軍威藉以振衆且服君事不辭難而害
不苟避有如此者明年起擢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
使尋進拜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用膺才選既署

事有告蘇州應草窳以城叛者或議調急兵徑討公
曰維揚去吳纔三百里不當猝有此變恐儉人流言
激之閔乘間以利賄耳與省議合遂駐兵近郊偵其
實繼發未晚已而果如料吳人得無虞而安其臨大
事處置明審例如此淮甸沃壤千里公於
上前論奏宜設農司募游食者開耕屯以盡遺利若
爾非惟實內地且威別遐陬坐銷外侮躡其議付有
司施行俄加正議大夫徙按河東山西道以事免歸
居三年竟以疾疇之遂至于斯哀哉享年六十有四
前後罷錫凡十有一命官極通貴哀榮終始不為未
遇以是月壬申葬汲縣親仁鄉王尚里禰瑩三昭首
穴夫人夾谷氏前公亡再娶夫人秦氏生二子曰彝

曰範之前公九月暴卒二女長安歸徒單衍亡次適趙常曰夫人杜氏生子曰庸二子並愿而有文學皆公所自教云曰子度曰女壽適陳氏皆先亡孫二人曰青牛範之子一在祿公為人器量弘深有經史學善持論識變通無贅言居養甚重周防甚謹及開物成務當其可為推致所學惟恐不臻于極然事無巨細率以大體中持耻近効取譽所謂以道事君者近之至威儀柔嘉小心式訓又類夫仲山甫衛武公之行已承旨鹿菴王公人品清峻慎許可嘗詔公舉可執政者迺以君名進奏其經濟德業可知已初官河東時憲府爭索隱幣以副上需分司者不計應否悉掩為己功弊久恬不為怪至是公以前行

没入十萬餘緡盡給之民又平陽府胥有以母喪甫窆輒從吉執役者公曰忘孝之人胡可與處迺按而斥之其惜體正俗又如是可書者尚多惟著其繫夫事之重者恐亦公之志也欽銘曰

大學為道將何為俾明一德新民彞行焉而底善是依要本平治先修齊俾明厥體用或違其在孔學非吾知倬哉王公天秉岐自穉細行初不遺若考翼事子肯基一日雲厦看魏揚歷中外厚自持柔嘉維則非公誰又復當用行不疑翰音登天翅屢垂越若有物中繫維從心罔單體弗羸期於俯仰無忸怩人或咨惜我則熙以道事君其庶幾六十四載麟儀綏何若兮印何累賁夫松楨餘光輝天其或新將後

貽俾為清廟壁與圭奉之天門光陸離仙山東麓朝
氣霏佳城鬱鬱君所歸歿而後禰為受釐足慰下泉
含笑嘻零落不必西州悲我銘昭々惟昧詒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

同日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碑

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銘

夫人臣建非常之功垂鴻不朽者固間存歿俱蒙顯
異如配祭大烝勒銘昆鼎謚號廟饗濯聲赫靈扶我
桓撥况三世迭將際興運依末光佐收混一之績者哉
皇帝握乾符章先業念開濟之艱難感風雲於疇
昔爰推卹典允荅元勛維元貞二年春正月己丑近
臣兀突兀奏平章政事不憐吉反言臣故父榮祿大
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阿木南征比伐汗馬之勞
頗効尺寸伏見與臣父差肩宣力者已蒙恩獎敢
昧死以請制曰阿木乃祖乃父自

太祖朝服勞王室，多樹功閥，名高諸將，可嘉。贈謚其在故家，不得板例。於是降璽書，告明庭，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并國公，謚曰武宣。詔下，中外咨嘆，大協與議，嗣侯不憐吉歹承命，式折且舞。將即汴梁，賜第，建祠，樹碑，昭明三代，予以侈大。寵光宣揚，先美慰安神靈，載德象容，昭示無極。乃謁翰林學士王其以銘章為請，謹按家略序而系之，以辭其先世出蒙古兀良合部。遠祖捏里必者，為人音吐洪亮，以善歌曲稱。生孛忽都拔都，衆目為折里麻漢語深謀略人也。其三世孫合赤溫拔都，生二子，曰哈班，曰哈不里哈班。生子二，長曰忽魯渾，次曰速不臺。太祖皇帝在班朮納海時，其父哈班嘗以群羊餉。

帝中途遇盜被執，忽魯渾及其弟繼至，以戈刺盜殺之餘黨，逸去。遂脫父難，餽章竟達於上。自是昆季孝義之名聞於朔部間。太祖朝，忽魯渾拔都，以善騎射，充百夫長。乃壘之未服也，戰長城南，率先鋒擢之。彼即驚遁，其弟即嗣侯不憐吉歹，曾祖也。第一室，曾祖府君諱速不臺，初以質子入侍，繼為百夫長。壬申歲，太祖經略中夏，首攻桓州，城小而堅，勢不易拔。公甫而先登，上壯其勇，賜金幣一車。歲丙子，帝會諸將於禿烈河上，詢曰：滅里吉部未附，疇為朕征之？公即應詔，選裨將阿你出領百人為候騎，仍

論以方略如其言彼果不疑弗為備大軍至陣蟾河
上一戰而潰擒二將鼓下遂降其餘衆辛巳追滅里
吉酋長霍都與欽察戰于玉峪敗之壬午年

太祖征回國其國而去命公與只別逐之及
于灰里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藝三炬以
張軍勢其王果夜遁繼遣公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
既及逃匿海嶼則守其要害彼進退失據不旬月庚
死獲珠貝不貲以獻

上諭曰速不臺枕干血戰為我家宣力朕甚嘉尚賜
珠寶一銀罌明年癸未請征欽察許焉遂遠轉寬定
吉海取太和嶺漸山開道出其不意至則其酋長方
聚不租河縱兵奮擊彼弗能為計竟收其境又與斡

羅思大小密赤思老鑿戰降之尋遣使奏乞以滅里
吉乃蠻怯烈杭斤欽察等千戶別為一軍歲甲申
入覲驅萬馬為贄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赤門
等部又掠西蕃邊部獲牝馬五千足貢於朝一無取
焉歲庚寅

太宗命

睿宗循宋徼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道出牛頭關
遇金將合達帥步騎甚衆上問方略所便公進說
曰城邑中人遇勞苦即勸厭逗撓氣墮與戰易勝是
後也大敗合達於三峰山自是金不能兵矣壬辰夏
睿宗還駐官山留公總諸道兵攻圍汴京金主北走
渡河尾敗于黃龍崗殺戰士萬人癸巳秋汴京降俘

金后妃寶器獻闕下其冬圍金主於蔡明年甲午
 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縱其北渡
 俾就樂土其骨而肉之思尚未忘也其年
 詔諸王拔都西征上以公識兵機有膽略選為先
 鋒遂虜八赤蠻妻子於寬吉海辛丑歲諸王拔都奉
 命征兀魯思為所敗攻禿里哥城不能下奏遣公督
 戰遂禽兀魯思王也烈班攻禿里哥城三日克之復
 從攻馬扎部聞其主怯怯兵勢張甚諸王分五道以
 進公出計挑誘至潔寧河大軍會戰不利迺於下流
 木渡直擣其城拔焉公以
 定宗朝戊申年卒於禿烈河上壽七十有三公深沉
 有謀略善於用兵勇敢無前臨大事有斷初

太祖征西夏公請行

上念公久在行陣命還家省

它日宣力未晚復請曰君勞臣逸恐無是理

上之其忠勤類如此今以曾祖妣夫人忽臺

二室祖都帥府君諱兀良合歹總戎府君長子也

英將種晚暢軍事

太祖朝憲宗方髫髻以公佐命故家付之護育及長
 用保傳勞分掌宿衛辛巳扈

定宗征女直國破萬奴於遼東又佐

大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等部己酉

定宗升遐大王拔都與宗室大臣册立

憲宗議久未決公以大義陳請即定歲壬子時

世祖皇帝在潛奉詔征西南諸夷命公總督大營軍

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此二部酋首來迎降涉金沙江所在砦柵負固自守以次攻下之獨半空和寨依山枕江下臨無地穴石引水牢未可拔覘知絕其汲道公親率精銳前薄越七日寨破勅殺無噍類繼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皇帝入大理國城其年秋分兵取附都善闡及烏爨之未附者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力拒戰大破於洩哥浪山下復收合餘燼嬰城自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堅險不易攻以砲摧其北門縱火前燬皆扞不克入乃大震鉦鼓進而作而止使不知所為如是者七閱日伺彼方酣困氣靡夜五鼓潛師躍入亂斫衆自內潰克焉先時國主段智興逃匿

昆澤併擒以獻又知未降附者遠近嘯聚大為民梗公曰弗痛為揃刈不足以震誠之命裨將脫伯押真率麾下掩其右合反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及圍合與子阿朮陷陣擊刺禽獮草薙川谷為一空是亦制蠻之一奇也自是所向風靡節解不二載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如魯之廝阿伯等城亦來款附乙卯秋奉命出烏蒙趨瀘江劇禿刺蠻三城宋邊將水陸駐兵來扼戰屢交斬獲不勝計遂通道於嘉定崇慶間抵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合兵以雲南平定遣使獻捷於朝且請曰西南夷漢嘗郡縣之設官料民俾同內地此其時也允焉蒙賜其軍銀五千兩綵段二萬四百

正仍授銀印俾還鎮大理丙辰歲九月遣使招降交趾留介不報冬十月進兵壓境國主陳光炳隔江列陣象騎步卒甚盛公分軍為三隊濟江選鋒徹都從下渡先濟大帥居中次駙馬懷都仍授徹都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我逆駙馬隨斷其後蠻必潰走海汝伺便即邀其船艦定成禽矣公既登岸即縱兵與戰選鋒違節亦來渾鬪彼軍雖大壞得駕舟逸去公怒曰違律失期軍自有法徹都懼飲藥死遂率止郡治七日軍令靜嚴秋毫無所犯光炳震恐崩角請罪內附於是置酒高會饗軍鱗屋挿血崇臺戈舡四艤而銅鼓為寂然矣己未夏憲宗遣使來諭旨約明年正月與卿會於長沙是秋

率四王兵三千騎蠻蠻萬人掠橫山寨柵闢老蒼關狗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人以俟戰盡殪所至調兵旅拒且戰且行自貴州蹂象州突入靜江府遂破辰沅直搗潭州大出兵斷我歸路公與四王掠其後子阿朮橫擊于前盡破走之公提孤軍入絕域殫智竭力同德一心轉鬪萬里前後敗殺宋兵四十餘萬州又遣兵來犯感之門濠掩溺無筭彼氣褫不復敢出壁城下者月餘聞

世祖皇帝駐師鄂渚尋遣曲里吉思將千人來援仍慰勞之由浙黃比渡唐申夏孟飲至上都至元八年公卒享年七十有二以祖妣夫人外刺真配實生開府公第三室皇考開府公諱阿朮次資和粹行義修正沉幾

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憲宗朝，癸丑歲，以白衣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牙下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撓其鋒。至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一攻一戰，稟成筭，致教令，竭力奉親，移忠為國。其碎水寨，掀闌城，奪鬪艦於馬湖，身指可掬，索盜馬於山樛，賊將生擒，而又鏖戰三湘，搴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木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開於先者，誠不偶然也。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佩金虎符，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年秋八月，詔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慶府，經略兩淮，攻戰。

軍聲大振。四年秋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牯城等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晝鎖，宋人聞我旆還，多掠選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灘濟江，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巢至，伏發，斬首萬餘級。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大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眾從之。明日，南舡果趣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

獲鬪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未知府以百艘泊百文山掣肘城役皆邀擊於灌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軍襖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輪舫順流東走公與都帥整分艤戰艦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公追戰至櫃門關擒張餘衆盡殪是月授驃騎衛上將軍同平章事都元帥如故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為固我以機鋸斷木斧鉅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維揚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公入

覲因陳奏兵事曰臣阿朮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

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

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

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

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三月進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

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

欲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

黃家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舡入湖轉而下江便

時雨九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

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右丞相伯顏公議決

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攻郢而去初過郢按行舟路

徑大澤中忽騎兵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班馬被甲探掃已即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餘級擒趙范二統制乙未攻沙陽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十一月丁酉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已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巨犯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羊羅堡西沙武口入江甚便十二月辛亥大軍至羊羅堡攻之不克公語右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而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霽風息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盪決蹀血大鏖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鬪開

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却出馬於岫遂苦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以為從天而下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為赤羊羅堡亦拔盡得軍實右丞相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時可以萬全且將士有家欲上欲下公私兩便事儻蹉跌我任其責從之水陸趨鄂焚其舡三千艘烟炎漲天兩城大恐漢陽鄂渚投兵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等州降戊戌公率舟師趨安慶府宋殿後帥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宋平章賈似道督諸道兵扼蕪湖先是遣行人宋京來請和二月丁卯師次丁家洲公與右丞相議曰

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舡出，彼已亂射。又執我邏騎
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又曰：若避，似道不擊。恐
已降城池，今夏難守。若欲實和，俟渠自來作何語。
徐為思之，遂與前鋒泰州觀察使孫虎臣對陣。夏
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
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陣
動，趣我舡急進。公即挺身登艦，手柁衝舡，雷鼓大
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
道倉皇失措，舡艦簸蕩，乍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
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壞，即回棹前走。右丞
相以步騎夾岸掎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
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為我

有軍資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舡東走揚
州，夏貴走廬州。己巳，無為軍太平州，和州降。癸酉，建
康裨將徐王榮以城降。撫慰城中，市不易肆。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為重。四月甲寅，
命公困守揚州。甲子，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
其千人，獲鹽舡三千艘。既抵維揚，視楊子橋河路漕
真粟以助揚乏，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
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為陣，公麾騎士踰
河直所，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
銳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
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
蹂之，追奔斬馘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

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辛未公登石公山草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摘僉健善殼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蓬檣烟焰赫々窘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舡悉沉鐵纜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闕走追至圖山獲白鷄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敢出矣十月壬寅進拜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近茲狡獪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彼絕應援揚不能為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為多十三年二月乙丑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左丞相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

故也若絕聲援塞饒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屯新城用逼秦州又遣千夫長伯顏察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己酉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伯顏察來援所將皆牙下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辛卯李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迺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奉

命戮揚州市。初揚泰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信。有古名將風。其年九月，兩淮悉平。冬仲，北覲。現世祖皇帝於大明朝殿庭，陳宋俘，設大讌，賀平孽。宋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德所致。臣阿木何與焉。君臣慶洽，雖彤弓湛露，有不足喻其樂者。第功行賞實，封興泰縣二千戶。廿三年奉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薨。享年五十有四。訃聞，上震悼久之。詔諭有司曰：阿木平昔多負勤勞，其靈車南還，給駟騎六十疋，所過供帳，設奠葬。大同宣寧

縣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征北討，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某竊嘗考昔方叔召虎為周宣平淮夷，詩人述其功績，鏗鏘炳耀，溢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觀之，若神人然。不過陳其車徒之盛，謀猷之壯而已。若夫開府公飛渡長江，合勢先攻，因舟於敵，乘機制變，間不容髮。恐詩人歌功，列之于雅，有不足諭其美者。况三世繩武為國虎臣，身都將相，功名自終，越古無輩。由

皇祖元戎推誠事上，顯彌都師竭力殊方，開府公奮
身為國心，若金石忠結人主之知，功定天下之半，宜
乎如營平侯，展用於漢宣，形圖麟閣，郭汾陽輸忠於
唐室，廟開私第，蓋君臣之義，始終之禮，自相感發，固
將有以焉爾。異代同德，古今一時，又何假魯靈獨美
龍旗之祀哉？爰作樂歌，以登新廟，其辭曰：
奕々新廟，有恤其庭，
鼎薦牲牢，
品物具備，
子孫承々，
乃伏乃興，
工歌祝告，
載揚我武，
執爵而升，
爰然愾然，
上交神明，
樽湛玄清，
躄々四阿，
三事同儀，
桓々兩楹，
下輔孝治，
以裸以濯，
如聞形聲，
如聞形聲。

於赫皇祖，
三聖
所向臣虜，
儼景同翻，
奮戈濯征，
如霆如雷，
溟水波澄，
掃除妖氛，
孰敢為抗，
文昌上將，
橫天利器。

方叔召虎，
肇開萬宇，
威攝西陲，
照映中古，
憬彼西夷，
不震不驚，
鱗介肆狂，
破南海浪，
赴々堂々，
兩々翼帝，
於惟顯彌。

翼戴
忠勇奮發
削平南土
於燦王父
是德是膺
雪山雲靜
皇威載暢
踐騰宋境
寔曰忠壯
羽林壘壁
繫時英衛

師干之試
敦詩說禮
世祖再造
俾徃式過
摧枯燦雪
論功推傑
登秩錫土
意甚閑暇
斂之一堂
祖考來假
孝孫有慶
平章政事

折衝萬里
有度秉鉞
料敵制勝
江海有截
元貞守文
光融九原
醴酒臨江
冷風灑
宜其家世
聲于廟門
為子為臣

笳鼓歸來
負固不庭
如火烈烈
車書會同
載念忠勤
有來酣戰
投壺歌雅
鐘鼓和鳴
翼振
嗣侯伊誰
惟敬惟義

祉委祥臻
垂裕罔替

忠傳孝繼

子孫承之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初八日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碑

大元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
元貞改號之二載歲舍柔兆月維蕤賓十有七日甲
申附馬高唐王臣澗里吉思奏簽書宣徽院事臣
賈脫里不花言惟賈氏三世先臣供奉內庭繼典玉
食夙夜祇勤頗著微効今飭終之典表行之銘未蒙
贈賜敢援例以請 制曰可仍傳旨翰林文諸石俾
傳信後來臣承

詔伏念方今追崇

宗祖因之懷想舊臣稽諸古者寔
皇王盛事敢再拜稽首攷其世系而論列之謹按賈

氏世為燕之大興人高祖仕亡金職庖人氏祖妣夫
人李氏生一子曾祖諱昔刺體貌魁梧箕裘世業資
謹愿以孝行聞鄉曲

國朝甲申間因上元奉御劉公紹現

莊聖皇后時

睿宗駐和林比有大水曰也可莫瀾有峻嶺曰杭海
荅班與中土遼邈以公不悼遠侍闕庭即令典司御
食甚稱

上意顧而愛之以其髯踈色黃因賜名曰昔刺然慮
公漢人與風土不相宜令徙居濂州以優便之既而
上思公不置曰賈某在吾左右飲食起居殊安適也
復召之供奉其諸色庖丁悉隸焉凡宮闈所需務

雖繁多事益辦給人有不逮未嘗挾所長以聲色拒
人眾以此敬愛若懦素然加以謹飭周密動而有為
故屢蒙

眷諭命與貴近商確大事深識遠慮出人意外時
世祖在潛知其重厚可大用迨中統建元特授提點
尚食尚藥二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令佩金符用
彰勤恪既而

昭睿順聖皇后嘉其克調鼎味以宮人蘇氏妻之年
既耄猶不倦勤既而以疾不起將草索賜衣及所乘
駝鞵至庭奄然而逝其方寸洒然略無愧慊送終之
具一從官給葬漆園先塋寔至元五年二月八日也
今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曰敬懿夫人李氏淑慎

桑嘉光備婦道初奉姑於兵間食少不足供養自以漿脚雜道而食其賢孝可知年五十九沒于中山繼姑亦亡壽九十有四夫人生子一人今贈聞喜郡夫人謚曰節孝祖諱醜妮子疑然殊異及長多力個倘有襟量甫五歲

世祖皇帝愛其風骨嶢嶢嘗置御坐側既冠

昭睿順聖皇后妻以宮女毛氏從征大理嘗躍馬入水捉戰艦一併擒甲士十餘人上重賚壯其勇而惜其輕銳也自是命與丞相線真出入而持護之及還上欲大用以疾終檀州今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曰顯毅夫人毛氏系出延安有婦道宗族以賢稱撫育孤幼皆致成立賈氏復振

夫人之力居多享年六十有一贈臨汾郡夫人謚曰靖淑子男三人女二人孟曰忽林赤仲曰買狗性沉厚寡言笑幼事裕宗皇帝官奉訓大夫典膳署令卒年四十有一季子曰寄狗天資慷慨能睦諸親自幼侍

安西王官至懷遠大將軍陝西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卒年三十有七孫二人長白錫烈門官至掌膳局提點次曰觀音奴女二人長侍中官既筭願披髮為比丘尼賜號崇教大師次曰邈罕適中書左丞相耶律公第九子叅知政事希逸顯考諱忽林赤資寬厚美儀容善騎射中統辛酉扈

上北巡道出釋壺土風霾晝晦歛有賊來犯遂射而於於馬下上壯之至元初襲祖父職佩金符提點尚食尚藥

二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夙夜在公。克紹乃職。繼授嘉議大夫。簽宣徽院。兼尚膳監事。出入禁闈。三十餘年。嘗侍清燕。調羹御幄。曾無覆餗之憂。將命公朝。每抱有終之戒。悉心盡慮。敬慎如一。過則歸己。善則稱人。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校。其雅重有量。根于天性。自然非矯揉作為而為之也。以某年月日。以疾卒於位。得年四十有三。訃聞。上哀悼竟日。闔朝諸臣。弔哭皆失聲。下至庖丁宰士。緇送長號者。無慮數百人。自非推誠接物。素服人心。烏能感召。如是。今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曰忠靖。夫人忽八察。皇叔安西王與同乳哺。聯貴氣。宜室家。德克於容。行踐於言。爽朗而不掩其柔。嚴恪而不失其和。奉舅姑。

則盡孝。事夫長。則罄節。嘗入監宮。紀蒙賜珍玩甚厚。今封絳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完者。不花。昭信校尉。尚食尚藥局提點。卒于官。次曰也先。不花。蚤世。曰脫哥里。不花。嘉議大夫。簽宣徽院事。曰也相。忽都魯。中奉大夫。司農。卿曰王六。曰布延。不花。侍。皇太后于西宮。曰忽都。不花。孫六人。完者。不花之子。一人。曰乞里。乞互。脫里。不花之子三人。曰也先。帖木兒。曰達理麻。室利。庶出。曰班。不王六之子一人。曰撒里。忽都。不花之子一人。曰伴哥。臣嘗觀周禮。天官而下。即膳夫。庖人之職。豈人主尊嚴。不厚其身。無以護養元氣。根本。惟其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使國脈民命。迺有所恃。而發政施仁。散為天下之福。今賈氏。

五世嗣守世官同濟厥美宜其子孫報施昌熾榮顯

有如是者銘曰其德如康如平如志如意如壽如長如富如貴如

不變其形子孫一夫一婦一子一孫一孫一子一孫一子一孫一子一孫

天道在北公知其然既現乃眷乃顧

割烹擊鮮奉承周旋儼景同翻

膚莊神龍奮淵

忠力于宣

尚食尚藥

聖躬萬安

出入卧内

饗獻朝堂

者艾敦龐
燕喜龍樓
威儀鏘々

養德養體

其道有光

一飯之勤

其報彰々

况乎

寵數優渥

萬乘

福賜可量

爛其盈門

垂裕後昆

若々累々

八秩之壽

有來遐祉

大集公身

長遊帝閣

五福之尊

一笑而逝

秀而不實

迨夫嗣子

忠勇絕倫

延見振々

大用遂屯

于嗟麟趾

功歸衆人

於穆孝孫

有儀有藝

是又人所難尔

過則稱已

犯而不校

其在内助

調和鼎味

有相業履

形管有煒

帝曰懋哉

深知所以

崇德尚功

若孫若子

表之豐碑

慎終如始

德容疑之

繼續而行

有例有體

蓋以顯瑞

漆園故里

臣力方剛

朕自即潛

世濟斯美

曰祖曰禰

公侯有偉

臣拜稽首

圖報無已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
悉故治無小大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權威眇
前代為有加維魏府盤城千里為戶幾十萬其襟帶之
雄節鎮之重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勳閎世胄
練達時體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撥

甫夷之後官府草創之初布宣皇靈統攝群屬具

民瞻而勝保釐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諱益立

山其先係沙陀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

仲者與其伯避地遁五臺山谷復以世故徙酒泉郡

之沙州遂為湖西人顯祖府君歷夏國中省官兼判

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曰以

官稱為號喪亂譜止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獨公少

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廕保直宮省積勞調沙

州鈐部逮

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

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材辯曰與館接使察四千深相結
納情好既密約翰款內附天兵耑肅以射書事覺遇

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審天命之攸歸憤死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太祖以公首効忠赤特加褒命隸國王木答里帳下從征羗落每戰愾王所敵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竹勢命圍將忽都帖木兒偕公招諭沙州守臣率眾偽降伏發擊走之忽都馬蹕追兵垂及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乃麾左右逆戰却敵而還王壯其勇召使前傍焉曰當危急際委已以濟人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勲舊倘墮姦計有辱君命以新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迺所甘心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不時下欲屠其

城泣請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與焉若悉院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賤屬咸在願賜全宥帝錄其功忠許為闔城賴以生既而命貳業陌赤行其部斷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詔檄諸部精兵忠勛之士西征阿思部署公選鋒率轉開而前斬艾不勝計進圍城聚踰月不即克一夕公伺守陴者急帥猛士潛登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隨阿思乃潰策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勲名焜耀朝廷有意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勛能佐行臺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填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亥

春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額面西土之寄以年
高辭不拜

憲宗皇帝獎其舊臣處內地便之命錫金虎符克大
名路都達魯花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宥其行魏自兵
後官府甫建群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政令不
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
選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
拉奸暴扶良善惠瘼寡允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
者率立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
旁午咸畏公方劄莫敢侵分少有年子民一日釋菜
廟學顧禮殿黜圯公喟然嘆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
爾何以興善心於民乎即完治一新其亭傳長府皆

以次修舉衡漳歲霖潦泛溢為民害甚侈公請於朝
跨河榷堤仍植槐柳萬本苞固峻址捍禦崩嚙且充
歲時材爨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劇賊張黨結百
餘輩在所為梗官不能鈐潛入境行劫公廉知窮其
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是相魏之郊民安田里暮夜
絕桴鳴之警矣己未春今

皇帝南伐駐蹕濮苑起公從征既而知公恙命尚醫診
視眷顧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疾薨於位春秋六十
有九公資嚴明不妄言笑清峭有機警以忠順上結
主知致出叅大政名聲赫于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
循為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東濕吏曹糾繩姦
謬不絲髮少貸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彌令明肅

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隣藩悚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見盛挾菓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何為？乃扑教而去。自是方苞體之物，莫敢有暴殄者。其始為以重典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戊寅，葬公于大名縣臺頭里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田氏白氏，祔焉。三子：長曰愛魯，襲公世爵。至元四年，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雲南等路中書省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鈐部代兄民職，孫三人，長教化，孝友英發，樂問學，有蘊藉。至臨政精覈，矯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敦武校尉。

固鎮鐵官提舉曰：萬奴，蓬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者，後乃有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千人哉！今子孫繩繩，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既襄事之三年，嗣侯教化，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已來，將二紀于茲，曾是表峙神道，無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有不遑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適，追之心，有以昭告存歿，大獲慰焉。某謝不敏，禱愈懇，以教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叙而銘之。其辭曰：

乾龍奮飛天北方
李公材武邦之良
西傾崑崙掃河湟

潛蛟乘時亦雲驤
拔身嚮明佐興王
有來群后何讓

公從鈐校參戎行
天威西收陳堂
龍泉精英百鍊剛
行臺駐燕總皇綱
歛伏雄毅歸贊襄
我聽我理多抃匡
醜功便老國有章
魏昔建國千里疆
憬彼羣屬勢軒昂
拊摩瘡罷抑豪強
若傳有亭積有倉
大賁禮殿開兩庠

卒能建功出非常
凱歌歸來百戰場
試之剽繁尤允當
上計委積如陵岡
於惟致君變時康
一日問望馳四方
付之方岳又汝長
德星出昂光煌煌
正名定分我所遑
百廢具舉用乃張
里不桴警孰窺攘
春風絃歌齊魯鄉

漬民于淵吾憫傷
濁沆不揚耕且桑
始烏立威肅秋霜
民祝公壽福此邦
公雖遽往有不亡
子孫嗣封奕葉昌
河流洋洋沙麓蒼
惟德在民久愈光
大元國故衛輝路監郡塔必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元天縱神武戡定區夏禁網雖濶鈐制有方曰州
府曰司縣廼建官監治於上路則復設總監一人其
位望之隆控壓之重若古方伯刺史在諸王分地許

特選掄委之額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校常調
為重若夫寵襲漢貂榮分虎節卓尔良碩之才允濟
承宣之美其生也愛方召父其歿也思遠桐鄉者繫
我衛輝路都監郡塔必公其人也公諱塔必迷失系
出瀚海大族王父府君諱押脫玉倫初
太祖聖武皇帝龍飛朔漠合一諸部公扈翊開拓屢
樹勲伐授阿不罕部工匠總管仍佩金符顯考府君
諱玉魯忽倫為人膽勇善騎射早以世胄為內侍官
歲壬午
帝西征有獸扶拔潛噬御驃上怒合圍大蒐公蹙
獸至
帝前射而殪之上喜甚錫百馬以旌異自是歷事

莊聖太后

憲宗皇帝以先朝勲舊為御前總執法每大犒饗衣
盛服乘名馬麾纓杖肅官儀周行雲幕殊顯赫也
府君生四子公即冢嗣也公姿白皙美髯而氣幹魁
偉膂力絕人長襲父秩出入禁闈親密無間已而有
言貴近納賂致殷者上命搜索帳索獨公衣被外
廩粟數斛而已由是廉慎為上所知己未秋
憲輅西陟棄群臣而北明年庚申
世祖皇帝北還公倉皇東播迎謁中途上素聞其
賢為顧恤之及登極俾就宿衛至元三禩
詔以衛封皇姪玉隆荅失為采邑陞州而路遂輟
公來監治既下車以衛壤褊狹路郊衝會使軺營帳

騷屑無時不力為撫養遺黎保障一切恐靡然無復
網紀債瘠豚上如淇控北徼無所附麗公請於朝來
隸分辦主宰沈民勞為多由是衛以三州五縣列河
朔劇鎮明年諸王禿忽魯南征道出淇右供頓儲
侍至駛民聽公遠迓啟其故下教申嚴眾歛迹而過
輝營帳千屯分牧共西夏則避炎潞頂冬則迎燠山
陽踐食村落較輜州縣有不勝其挽者蓋十年于茲
公落其機牙來就約束輝民殖園竹仰供賦稅監司
掩之入官少有犯民即破產抵法甚非養民之道公
上奏力陳利害竟還民產劉忠輩管軍諸數夥徵甚
急雖破產莫克償公憫其窮所以
元數不
蒙其惠孔
虧為申理之得免釋連坐者三

子廟兵後廢撤不復者五十載公首議修建解二驂
馬輟俸稍兩月以佐費既迄工壯麗甲諸郡釋菜告
朔文物煌々其踈厥民彞思樂泮水貽謀後來有深
意存焉者六年入奏膚功上喜甚以
憲宗嬪賜之金玉鞞帶上駟雪鵲副馬七年河朔大
蝗衛獨不為災識者謂德政所致其秋料民為兵甲
衣需紬製之市闕民不易得公命以緡代
敕使以乏軍興不可曰脫有悞我則任之民賴省便
八年夏四月入覲得疾上命皇姪阿速解同尚醫
來視以六月十有三日薨於上都寓館得年三十有
九訃聞上嗟惜者久之遣使護喪南歸葬汲縣西
郭清水之曲公安剛毅嚴明事上忠奉母孝平居寡

言笑凜不可犯及與僚吏共事有量知體通議論樂
從善無一毫自用之私要以愛養民力成就王事為
亟知總尹陳公祐之賢敬讓歡洽與其施設至事關
興除人莫措手者即任其責不自顧惜晨起坐堂上
吏抱成牘覓進公詢尹云何曰得即署及朝士責種
譯語闡翻辯論請索關不可支者不動聲色徐以數
語應之即聽決而去退食鈴閣下侍立不三數人門
庭肅然杜絕私謁當時政令脩舉豪強斂迹賦役均
簡俗興禮讓河淇間民物雍熙風化大行皆由公處
之以公廉捷之以勤強鎮之以安靜有以致也時移
事易人亡政存三十年間人物有渺然之嘆論者謂
仁者當得其壽積善常與其報公位不滿德壽畱其

齡天之報施果何如哉予曰不然賢者必有其後一
世之短百世之長存焉天道可必至子孫而後定者
審矣夫人月菊氏姿淑婉亦瀚海名家後公十七年
卒祔安玄堂子一人即今嗣侯塔失帖木兒女四人
長天次適輝長玉失乃次適汲尹也先不花次適工
匠府經歷小云失不花孫二人曰不顏帖木兒曰脫
忽帖木兒女孫一曰不顏的斤初公薨嗣侯甫三歲
後二載太夫人挈之謁皇姪阿速歹令舉頭視日
曰嘉肖其父仍撫背謂曰汝蚤成立當繼先業既冠
從叔父懷遠覲
世祖皇帝詔侍湯液扈東征有勞績至元二十五年
命襲爵官懷遠大將軍材識明敏臨事善裁決止酒

十年讀書無倦秉志挺特有過人者祇適先志儼蹤
時彥蔚然以賢師帥稱佳聲載路達於
天朝蒙賜府第一區賢王亦以錦衣玉帶白金為賚
大德改號歲冬十一月以書幣走京師請于某曰孤
子無所省似尚賴先人遺澤猥嗣爵位朝夕惴惴以
圖報為亟惟是揄揚先美昭示永久庶幾少有慰焉
敢百拜以銘章為請追惟先郡公交宦久知行已為
詳義有不得辭者謹按善状系而銘之銘曰

金天瀚海包元精
地靈人傑古所稱
爰有
真人起朔庭

斗極通貫氣上蒸
篤生世賢為國楨
風雲儼景爭騫騰

維公家世開五城
帝前盛服麾仗纓
肅焉約束一氣凝
渥注神駿天地鵬
其徃視師汝則能
民屎事劇力莫勝
繭絲保障事匪輕
與善知體政大經
坐鎮政有公而清
學校修舉禮讓興
紫庭入奏報政成
殞以天御何寵榮

執掌天憲昭儀形
雲幕萬士羅天星
日華光動劔佩鏗
維藩采邑啟衛堦
衛維小邦勢孤撐
興滯補罅湏力行
今則致理宜合并
茲馬吾分非自京
暴強斂跡民牧寧
吏畏民愛化大弘
賜金增秩循固應
蝗不為災歲屢登

民沐膏澤如蒙
一夕星殞瞳有聲

願公福壽川方增
素旂南下風冥冥

民失帖特疇昇矜
減孫有後事可徵

昔歌且舞今涕零
嗣侯善述德日馨

豐碑墮淚勒我銘
懷我風爰為世程

大書世篤忠與貞
龜麟漠漠秋烟生

衛人尸祝公之靈

相鄉世祀何千齡

大元中奉大夫參知政事稷山姚氏先德碑銘
至元改號之五載秋七月憲臺肇建予以配肅天德

用昭太微執法之象
詔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大夫其秉行十有二人就舉所知以充負數某亦忝
選力列始識姚侯君祥于肅政堂為人遙聞有膽氣

勇於必為以功名自喜尋膺才選由本臺架閣授監

察御史朱衣白簡意躍如也時朝廷方勵精圖治

思聞讜議振折駝駝倔疆之氣君祥一旦責與志合

義激于衷殆似與事關者嘗與柄臣庭辨得失推姦

發伏見於聲色不少假借彼情露氣褫落其機牙

上為動容嘉其峭直因目之為巴兒思國語謂其不

畏強禦威猛猶虎然且喻之曰爾後有違

太祖聖訓及于朕之紀綱者許令直達罄所願言由

是臺閣生風士論有埋輪都亭膽落金吾之目故四

仕風憲八長秋官再尹大府皆著能聲遂進拜中奉

大夫參知政事因不自遑暇曰愚忠朴直効用何有

敢茲貴顯追念先考讀書遜世不一見于用潛德融

光沅慶後人欲報之德。昊蒼罔極。有求銘太史。光貴
泉安霜露之感。庶幾少慰。遂以銘章來請。自惟君與
不肖。早以義交友。愛之情。寔深孔懷。况久要不忘。其
敢以不敏。辭謹按東雍之姚。系出唐宰相文真公。遐
裔遠祖伯祿。嘗任絳州觀察判官。卒。葬屬縣稷山之
南陽里。子孫因占籍為邑人。今姚其氏者。尚餘七十
家。雖莫克昭穆。要之同出一祖。風聲氣習。猶可識也。
君祥大父。以祖窳艱於溝合。別起新任於嘉禾之北。
原父諱某。生十有八。值金季。搶攘家業。蕩盡子然。以
孤童子。流寓代之。鴈門鄉貢進士趙公。愛其姿性溫
克。館之為門。倩其先素。以方伎行。府君幼傳家學。或
勸售其術。以資生事。曰。利者人所共趨。其如不可何。

醫重事。人命死生繫焉。今以餬口計措。不精之術。於
其間。寧寒孳死。義之所不敢為也。聞者為歎息。遂安
貧處分。以闡庠為業。終身不易。非道一介不取。與於
人。簞瓢屢空。進修之志不少輟。由是遠近矜式。以師
儒推重之。及二子稍長。嘗庭訓曰。聖賢千言萬語。牖
人於善。以要領而論。不過忠孝兩端而已。汝等其勉
旃。異時立身成人。恐不外是。壽五十有八。以疾終。于
代遺囑。天福等起宗。顯親歸葬。先壟為切。配趙氏。治
家清嚴。教子孫有法。君祥初拜御史。戒之曰。古稱公
尔忘私。汝既委質。而臣當罄彈一心。黽勉所事。勿以
未亡人為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君
祥亦請于憲府。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倘因事獲

遣乞不親累或以奏聞。上為稱之曰：巴兒思母子，雖生茲世，其義烈之言當于古人中求之。命侍臣董文忠傳旨翰林院特書其事。光昭簡冊，由是夫人賢淑聞於時。元貞元年十月有二月晦，考終牖下，享年八十有七。生二子，長曰天福，即中奉君；次曰天祿，終和衆縣簿。男孫四人，女孫二。君祥之子曰祖舜，終秘書監著作，即曰和尚，未名。女二俱適華族。天祿之子燕山驢，速不歹，先是君祥總尹平陽絳，即屬郡封樹墳券，允儀制之得為者，略皆備具。及母夫人之喪，方尹真定，即棄官奔赴，爰奉二親，祔之玄壑。既償先志，適展孝思。維姚氏自文貞公已未來歷唐訖今，餘五百歲，影纓若綬，代不乏人。逮鴈門府君，遭罹世故，家業

中衰，復能積德累行，躬不受祉，遺之子孫。中奉君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而端其本，采群言之枝葉，滋之以茂實而循其能，宜乎起身章布，致位卿相，為連為率，勵薄俗而振清標也。是宜銘銘曰：

岷山導江

發源濫觴

豫樟蔽空

起于毫芒

士貴尚志

再世而昌

天道於赫

孰為范々

東雍之姚

系開鉅唐

盛衰靡常

善鳥降祥

繫鴈門君

源濬流長

不饗其報

後社曷量

生丈夫子

訓以義方

一朝奮飛

大我門墻

峨々豸冠

振朝之綱

摧奸發伏

耻後趙張

嬰鱗上諫

屢皂其囊

精誠耿々

洞達

以虎喻猛

獎其忠良

帝傍

槃錯莫當

外臺雄峻

游办恢々

羣狐闖穴

一鷄橫霜

搏擊翱翔

孰為暴強

遂叅大政

風動百城

豈曰予能

先代之光

庸極寵章

有事顯揚

豐碑揭業

追報無及

惟孝移忠

惟忠孝歎

勒銘煌々

大風決々

子孫訓之

孝繼忠傳

昭示不忘

同日又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碑

大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提憲福唐識前政太中盧君沉厚謙抑蓋卓々有為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淞以來治軍撫民俱有成效惜去之遽不暇款接也後六年予方紬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譽深重嚮任回甫拜先壠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禫已終惟是告神明傳永久者不內翰是託其疇依幸惠顧無讓既而持善狀以墓碑來謁迺勉為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為許之臨穎縣里仁鄉人曾祖祖世代邈名諱俱逸樂耕稼以善行庇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主襄城簿

有聲妣李氏姿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言動不妄為誠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為沆俗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環鄭而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喻之曰鄭土號稱沃壤萊荒歲久畝可數鍾今棄而不耕狃遷避為安其安果何在哉吾欲捐私廩助種食與汝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於四方君等其有意乎衆感而唯命由是遠近孺慕歸依者衆生聚烟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尸而祝之庚子辛

丑間

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効一官用未可量也遂舉充鄭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不知有

壑斷也其寬和如此既而嘆曰放利而行不容無怨况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教子讀書立門戶盡地利厚蓋蔽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釀與親戚父老寧止燕衎樂于胥也先是治第郡城中然未嘗久處杖屨所安多在里仁別業辛卯冬一夕與隣里辭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召諸子若孫告之曰昔吾翁媪兵燹餘營理生產五十年間勤苦備嘗方致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祖禰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庫廉慎能安家無肥瘠共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見之諸孫溫飮不知艱難所自讀書力田慎勿偏廢如是則盧氏其

未央也言終而逝饗年八十有二夫人薛氏祗嚴貞
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
一閏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大中大夫福建閩海道
提刑按察使次天麟未仕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
戰占城歿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前公卒一女適曹
氏子孫七人從善從禮從順從道從正從德從謙從
禮襲父天祐職忠顯校尉行軍千戶餘皆幼孫女九
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一人曰允孫曾女孫一人
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葬大陵先塋某穴夫
人薛氏祔焉公為人魁梧重然諾寡言笑言則為衆
信服處身治家不侈不陋理恒業課僮僕各得其宜
故能上下戮力農事修整子孫朝夕問謁肅若官府

雖搶攘際姻親鄉曲賴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
平公南遊襄漢遇俘者疾病顛頓道涂間憫焉遂罄
行橐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於行高思積在人又
似夫漢樊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焉可為事以誠應其將孰違暨之盧氏
家穎之涯三世在野篤為農師顧此大本我控我持
迨乎府君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幾大梁既下
流氓四馳環鄭而來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安若歸
酌之鄭圃澹之冲陂烟火相望鷄犬垣籬繫鄭有存
曰僑曰皮尸而祝之非公其誰豈惟義豪善人幾希
達而拜官非吾所期解紱南轅幅巾杖藜秩我東作
西成可知崇彼禮節張吾四維鳴歌有子幼之樂營

產盡吾樊之規，流惠閭里，賑乏宗支，人以為君子。富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理化，政將同施。婆婆故里，壽高期頤，子孫簪紱，何若？考累之臨終，朗二者勿遺，蓋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隆起家之基，古人取必於身後，公獨饗福于平時。狼陂齋淪，大陵崔巍，異時瞻豐碑于木杪，其有感於斯者，知無媿辭。噫！
金故朝請大夫泌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民間。然迄於亡而不知困，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者，多農司辟令是歸。若乃策名後造，列官令宰，終其職而不負所舉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搏霄，蒲之河東人。幼習舉業，弱冠有聲場屋間。擢貞祐三年詞

賦進士第。父元善，聲韻算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負債者悉折券以貫。曰：吾所得已多，尚何貪為？其知止如此。公釋褐主芮城簿，秩滿令闕，縣請留公。行臺廉其能，俾攝縣務。既而調同州澄城令，民安。公教政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書省掾。未幾用荐者，辟授泌陽縣令。泌邊邑也，戶繁俗剽，薄多不地，著號稱難理。公下車設教條，督游墮，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之。見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玉池施坡等陂，民嘗資以蔣稻，歲獲千萬鍾。年深堤堰圯漏，貪取恣引，彊者有餘，弱者不足。田有涸而生，揆者致相訟。竟歲公審其若是，令曰：水為利，殊博。旱乾有藉焉，正惠潤餘而用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寒無袴襦，將奚以卒歲？乃

捷圮宜漏豬泚散理溝洫復作斗門提闕十數處量
田疇為可溉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畔以警其姦竊
自是紛爭息民無所私及課植桑歲至三十萬株縣
以之致富焉公曰既殷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謹庠
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有射生張青者闖跨兩徼頗
橫恣不法民嫉之公廉知攝至庭嚴加教戒就給田
牛易籍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姦耕少萌吾將不
汝貸青悔愧自斂迄終更不復為非其興利易俗先
教後罰殆召父之治南陽也農司覈實以其績上聞
至有州縣得人之論尋還豐衍庫使京城變人饑至
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
分可切君箴以偷生耶其人慚而止北渡後流寓淇

南貧無為資時當路有知公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
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乎竟不應
遂教諸生為業識者多之以甲寅歲夏六月二十九
日觀漲西城歸憇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
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
祠南百許步郡君邢氏祔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
嘗為郡學官女某適同年何氏子郭氏生女華仙適
齊氏次雷氏令狐氏再娶閩鄉邢氏生四子一女男
曰康曰廣傳家學嘗任莞庫以廉能稱曰應曰廉
讀書通醫術女舜英適陳嘉謀孫七人良弼遂良濟
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雅厚長身白哲與人
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顏貌望之知為一醇儒也所

交皆一時才傑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叔暨其弟
欽用欽若楊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禮何學博與之嘗
觀河華風土秀潤雄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
清明之所萃鍾英彥之所霑決宜其角逐文場而擢
名進士揚歷中外而稱材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廩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詞賦為平生顯門之學其
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某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
矣凡兩入翰林三貳憲府粗有所聞于時先生之教
有力焉子廣來請銘曰是某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
銘曰

於休先生
聲馳膺仕

德讓君子
三宰劇縣

力擢魏科
政平訟理

敬謹

富開田里

先罰後

令行禁止

異績殊聞

驚目駭耳

一非不能

未免有已

鄒論為邦

厥有深音

樹畜耕耘

王道伊始

史傳漢循

龔黃信臣

奮髯抵几

莫之與倫

諒公平生

有得於此

至今遺黎

歌詠餘美

天步改玉

士或易節

布衣歸來

教授為業

斗食苟生

寧飢不屑

銘無愧辭

其光有暉

是為亡社

大夫之墓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

墓碑銘并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廕子孫內班供奉或省署保直者同吏員許試六曹令史中其選驗班秩崇庠而收補焉謂之班祇出身于以抑任子苟進之風且勵多士特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吾奉訓丁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志君子其敢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仲華高祖孝溫仕金朝官金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遂世家錦州曾祖興宣武將軍終興化簿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陽令考鐘太康稅使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精長力學不倦每以籍廩入雜流為慙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資中正大四年部椽甲首

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封壤感員多闕鮮中外官守代攙滯公詳酌格例若不顯泥而銓調以方至事行而人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孔氏世繼終其身有不便者請優以兩考調他任擢族中賢者嗣秩乃爾則聖人之後材能輩出不致沉鬱朝議從之未幾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惠太后崩暨國信出使皆以材選從事姐豆縉紳間稱其敏達積前後勞官昭信校尉勳雲騎尉金止流寓天德黑水間國朝万事江淮總廩餉于衛漕長宗疾身奏公充軍儲經歷官收德望也公籌會漕計雖內輸外饋應期取辨額以抒民力為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之樂公力為居多迨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外

方圖任舊人以副聞寄故首薦公諮議幕府事公竭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書外典憲獄情尤所明慎初許民得千戶印章於鳴間以窶甚冒稱偏裨獲戾投款而南以徼賞格既而潛來事露有司抵之極刑公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譎圖賄尔竟從減死論故制辭有處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典之諭其為朝野推重如是四年復應左丞濶公辟署大名宣慰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畫責分而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剗刑決之公力辨曰時方閔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處以常法一邊將以身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讞於朝左轄公曰從逆者坐死尚何疑公曰彼固有罪為

士師則可以僇之况奴為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因果縱釋後來謝公拒絕不見曰嚮非汝私論國典也其清春強幹至為子清公賞識且以大用許之五年朝廷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久後生晚進有愕然手不易措者以掌固起公遂授吏部員外郎所謂吏勲總格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為新格桀如也庠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尋以年及請老諸相謂公齒力健未宜失此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自今方為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為可見矣時致仕例未行俗且以奔競患失為風聞公勇退若尔識者莫不歎羨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貌魁

偉資穎悟廉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
與人交雖小信不惑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媿
媿忘倦故至元己未剛定儀制公每預其庭議焉嘗
有以瓜果為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省
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阿私可得而
浼邪中年後勅斷家事母復閑白以書史自娛喜讀
司馬公通鑑日手書為課曰一錄則勝數過矣五載
間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然於
世猶有未忘者十三年夏余攷試在汴尚憶公危坐
一榻吐論猶健問及世道理有所兢兢慨然義形于
色因泣下沾襟余訝其遽如許也明年秋八月遘疾
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趙氏金太中大夫太常

卿文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女正內主饋壺儀
有煒生四子皆讀書公資之殊力長曰誠克家不仕
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某職曰
諒能以孝移理于官而義襟霽如嘗為河南宣慰司
提領按牘官又不負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干公
歿後八年子詢諒來謁余跪而請曰維憲使與先君
世契厚從游且久知行已為最詳今墓石未銘敢百
拜屬筆庶假寵後人以垂不泯幸先生母讓因第其
善狀而表之以銘銘曰

士志弘毅

奚間隆污

譬彼玉瑩

丹青不渝

顯允丁公

志弘氣愉

脫落門闕

奮飛亨衢

貞我憲度

勵夫廉隅
契囊佩玉
聲光兩都
其出其處
詩書自娛
淺之為失
形勢之涂
衆眎為常
勇退自如
豈惟知止而近不殆古所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庶乎我銘表德過者嗟吁
故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戶董侯夫人碑銘有序

擢居省署
氣貌舒徐
開物成務
與時盈虛
人曰吏師
昧于卷舒
老不知已
曾何異乎
以此較彼
孰賢孰愚

以才以譽
表見一時
綽然有餘
解紱歸來
我曰通儒
公卿之門
伺候奔趨
我獨翩翩
孰賢孰愚

故武節將軍董侯死事后十有九年當癸巳秋八月
庚戌夫人凌其氏卒於橐第之正寢用次月九日嗣
子守仁手開玄堂祔安武節匯左禮也重念母氏德
全思至以守仁蚤備戎行省定歲有時不幸罹茲大
故例同世俗附見於表誌之末何以慰凱風寒泉之
思惟是鑱銘別石嬈峙神隧用昭懿德越厥心是校
內翰與叔祖契欵尚惠顧使卒微志豈唯守仁等幸
亦母氏之永光也敢百拜為請讓不容已謹叙而許
之夫人號淑媛系履澤大家父松崗先生諱軸母元
氏先生資剛正有文行嘗提舉真定八州學校夫人
幼聰慧即教之知書既笄容止幽閑組繡剪製精巧有
餘思班經女誡皆通曉大義故金紫光祿大夫忠獻

董公聞其賢淑求配長嗣士元維董氏勛闢大族世
稱有家法者夫人出儒素一旦起家若固有之即能
事公姑奉祭祀不爽婦職小大說懌化行閨壺間穆
如也太夫人早棄養忠憲公洎武節扈從出師無虛
歲門內事如麻一諉之主治居無幾何內外齊肅殆
一官府然審詳而不傷其婉嚴恪而不害其和以致
家道昌宜豐儉中禮若迺終之以溫惠決之以恭順
四十年間奉承內助夫人之力居多夫人嘗以賜幣
為武節作服衣之入侍
上自其製精適宜且減手迹顧左右曰董某妻必女
紅之善者或婦語其室多悚而効之者由是夫人賢
淑聞于時及武節之喪哀毀幾絕者再比之奉轉安

寔植碑表烈以終天禮其勤悴至矣加以鞠育諸孤
朝趨學於外夕勗志於內至祝香空際願克孝而忠
若富與貴非所敢希至於時祀雖幼子童孫抱持起
拜使習見熟其當然於嬰孩示教又如此故歲時拜
慶瑤環瑜珥停鸞峙鵠玉雪照映樂融怡也至元三
十年夫人竟以勤劬致疾既革子守仁越千里來省
正容而謂曰宿衛事重何以我為業來吾且逝矣比
屬纊立諸子戒之董氏一門世篤忠貞汝輩當効死
報國毋貽爾祖禰羞能然吾目瞑無憾矣言畢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生子男四人長早世次即守仁守禮
守謙守仁姿清峻射聲有父風勤於問學恪于官守
初以羽林孤兒襲爵尋有功陞宣武將軍簽右衛指

揮司事餘未仕皆謹愿克家子女四人俱適名族武
節有次室曰張氏夫人禮遇殊厚生男女各一教育
嫁娶不異己出女媵四及所生女一遺命券而良之其
逮下罔嫉有菜昔小星之惠若夫人者在家為淑嫗
既嫁為哲婦老而稱賢母以行以法宜有銘之曰
夫婦之道人倫是維內治克雍尤婦之宜毓德由素
承家有基懿之夫人兩全德儀譬彼蘭苕晬之猗
植根得所馨華日滋求佳耦而得英配融篤實而發
光輝主祀孔嘉供養無違以孝以敬心焉與持志閱
夫勞而勸義豈特奉几而齊眉庭生玉樹秀擢連枝
惟天姿而與教宜並悌而孝思孰云施而匪報繫美
惡之兩遺雖壽齡兮侶新儘五福兮熙之煒我彤管

刻銘在碑香生七誠聲聞禁闥羌千秋兮百代與班
氏兮同歸

泰安州長清縣朱氏世系碑銘并序

大元以威德撫有方夏當其摧強暴剪妖孽而收廓
清之功者莫不資心膂爪牙之士以宣其力三齊諸
軍弭稱果銳就偏裨中論之長清朱氏蓋其一也朱
氏世為黃山里中人遠祖諱寶之生珍之生鎮皆力
穡致富積而能散以考謹聞鎮之配馬氏生五子曰
在曰楫曰存曰林曰和洎女弟三人皆適里族而楫
與存獨慷慨超昆季間既長並善騎射膽略過人平
居恂恂殆無能為者至於臨事果遇敵勇自眎無前
貞祐初金棄燕南渡所在豪強乘亂而起一債一興

迭為雄長人昧夫依於楫與弟存廼集鄉義年少團
大望山以自保聞東平武惠嚴公倡率義師壁青崖
山伏俟國兵攸歸楫慕義往見之遂假楫兵馬都
總領歲庚寅武惠挈所部歸太師國王王承制封
拜徵衆力為用時楫以功從公請授懷遠大將軍同
知濟南府事甲申略地而西次冠氏與宋將彭義斌
遇陷陣中戰歿母弟存奉檣葬黃山原之先塋禮也
存遂襲兄職以信武將軍俾領軍務俄鄆州失守翼
武惠復東平就取徐邳乙未暉鋒棗陽踣之進攻黃
光尅馬積勞遷廣威將軍繼升昭勇大將軍辛丑歲
軍府第功以最聞賜金符充東平路行軍千戶迨
己酉春竟以攻戰得勞疾卒夫人李氏系同郡大家

其次室曰吳氏王氏劉氏傅氏生男子五人克正克
紹克脩克恭克順克正即夫人吳氏出既嗣昭勇軍
務仍佩金符改授東平路長清縣行軍千戶方荐歲
南伐所在戰有之如壬子攻虎頭關以先登得功主
將遙見之召使前免曹識面以鏐匹犒之戊午秋
國兵大集釣魚山詔東師掣肘淮海宣武以騎將狗
召伯誥之復有白金之賜己未冬扈王師渡江取
鄂分率拔都穴城以入不甲解者四十晝夜中統三
年破歷下城諸校以圍柵功例有銀盃紵袍之賚宣
武預焉至元十一年撤荆山錫河等戍十二年提漢
甲從元帥孛羅懽掇連海清口淮安寶應水陸相鏖
殊力故明年秋復掠高郵西遇賊一戰而殲行樞錄

勞上聞授武節將軍。又准辟兼行省都鎮撫。十四年隨右相別里迷失入覲。進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仍宿杭以鎮。明年處劇賊陳壽浮雲張三八等劫鎮縣。殺守吏勢甚張。比擒獮。馘渠首二十餘級。隨以蒙古漢步七百人收溫之五寨。以能升本軍萬戶。十七年庚辰督造下瀨戈船竹頭木梯。積羨增四十餘艘。用是得勞。僊疾輿歸卒。黃山墅之正寢。其壯而事者以宣武自結髮從軍。幾三十年。小大戰百餘合。忠勇奮發。亦可謂無負名之與爵矣。夫人張氏。係同縣世家。姿貞嚴。齊家有法。與宣武合德。生子啓。女三人。啓以世叙。宣授武略將軍。本翼管軍千戶。就佩伊父金符。守戍臨安。繼隸宣慰。忽都虎。駕海徑占臘。師多淹。

朝廷恤其師從。伏于澳中。俟便收其類。以濟明歲。良之寧海部。群盜嘯兇者。黨聚洲島。幾萬人。沈之潭。進掠巴山。月雙二谿。同茶把掘。其窠積金所也。武略獨馘首九十餘級。擒介胄者百人。沈巨艦者五。戰遂平。明州冬暴卒于明州之軍舍。為人個儻好施。子謙。撫有祖懷。公勤凜父風。天不假壽而止于斯。悲夫。明年夏四月。夫人劉氏自慶元護靈輅北歸。以從祖窆。亦以哀悼。致疾終。孤子昭先。就安祔公藏。昭先二女。長適總管元顏次歸。今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張珪。季在室。珪珪起身戲下。義激于衷。最不忘其故者。于是提挈小子。今授昭信校尉。管軍千戶。俾嗣其世業。葬之載月。珪紹介其舅。持翰林修撰。博夢。敬善狀。百拜來。可銘。余

嘗讀西漢游俠傳魯人尚儒惟朱家以俠聞長清在漢濟北地面控泰岱挾方滄海與魯封犬牙相入今朱氏世為長清黃山里人家故饒財急難意施世不乏人豈朱家之遠裔乎且戎閫為國之正臣豪俠迺鄉土武斷其豁達匿智雖習俗使然彼風聲氣槩尚桓而趨事也如是非來之遠積之厚其流胡能若尔而淵者虜仍系之以銘之曰
天生五材闕一胡可孰能去兵芟夷繁夥繫朱氏先其來么麼三世在田醫而罔墮加以孝友勤儉克荷赴懷宣奉勇強果尚桓勗義志不屑瑣諸父而下迺暨仍孫例生炳彪負嶠而賁風塵與會西留解也撫定齊魯于桑于耘蕩一江湖席卷鱷吞會歸一原

張本楫存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唯殺不嗜能永厥世偉曹惠武仁而且智臨陣愾敵度劉鏗刈居當平時蟻封謹避倘存是心象將何害萬齡雖腊功成而泰於戲朱氏我銘韋佩匪惟光昭惟以是誠

絳州重修夫子廟碑

絳為州甚劇其地蓄河山之潤總六縣以三萬戶為河東冠俗剛儉尚氣義奄焉有三晉餘習州治民廬高下覆壓蟠踞枕跨崗陵是依獨夫子廟學據城之東北隅爽朗夷衍莫澤宮甚宜而素汾北來盤折容與帶郡城而西望之一泮水然廢撤既久莽為榛墟逮州將履澤郭公來始圖興復遂起大成殿泮宮門各三楹甫朽棧而公卒漠然狼

籍者蓋三年于茲。噫將有待而然邪。至元九年秋奉
議馬公來尹斯郡。既謁告。顧瞻咨嗟。憫夫垂成之功
日就彫剝。乃以完故。益新為任。於是完正殿。壯臺門。
創兩序。凡就屋五十餘楹。層棟軒翥。墀陛整削。松楠
有烏。碩。其庭中設素王像。以顏孟十哲配。侍左右。
東西兩廡。繪六十二子。及大儒二十有四。衣冕。嗥裳。
峨。奉璋。金璧。輝映。煥焉有光。廟既成。適選舉。令下。
士子來歸。洋。湍庠。既而衆議以州之治化及民者。
非一。其大者著者。可無聞於后。來謁文於余。因勉為
撰述。且寓夫子之所感焉。嗚呼。三代之治道。莫先于
教學。無重于育材。弗育則用乏。其人民失化。則不
明乎善。不明則民入于僻。民蕩于僻。則幾何不為。

禽犢也。哀哉。欲求吏之良。政之善。胡可得已。若夫天
地縕細。山川開闔。蟠精粹靈。非有今昔醇醜之間。人
之秉彝。具存天之生材。不乏。然氣之不充。俗之不美
者。特以教之無素。養之未至耳。今

國家崇聖道。開化源。建辟廱于京師。立學師于鄉遂。
顯本業者。復其身。鳴一藝者。無不庸。是則大易人文
之化。菁莪樂育之方。靡不備至。奈何吏治者。鮮推其
本。以簿書獄訟是務。為士者。不思根極聖道。以大學
自任。區。從事于章句之末。是不副上之所求。所望
焉。而曰道不明。秦無人。也宜矣。尹蚤以學術侍彤庭。
歷臺閣。孰其然。故下車之初。首事學校。作新士民耳。
目。至成就。若尔。可謂能也已。尹諱某。世郡人。既書其

興建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辭曰
厥初生民秉彝昭融物慾外遷良心蔽蒙於錄元聖
乃大有覺何効何則而先乎學于嗟叔世降及漢唐
道統湮微締文繪章士騫空言吏昧厥治朝夕孜孜
匪不摩勵科學異端簿書期會愚者不及淪于自棄
聖不世出發越道源批糠虛文浩其天廟宮之建
序庠是宣穆之睿思意茲在焉而吏而士尚克勉旃
盤之闕宮完故益新馬公之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
眎為餼羊乃予之耻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十一日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三

絳州曲沃縣新修宣聖廟碑

曲沃縣學舊矣始完於宋嘉祐初盛於金泰和間貞
祐之兵蕩焉無餘前政苟訛初不遑郵園蔬興感薪
刈其下者幾五十祀逮至元己巳邑尹石抹公慨然
以圖復為事工垂構而去尹侯簿賈天衢相與顧嘆
曰蕭武弁能是烏可不卒其美然澤宮故地庫陋湫
隘不足奠安神觀聳邦民瞻相治城西北陬勢夷且
爽遂增崇前規而敬其禮殿焉既落成董事者許良
等感蕭君經始之勤今政贊終之善來謁文將刻石
廟庭俾遙名於孫曹諸賢之列用垂示來哲竊不自
揆敢以聖道之隆污廟學之本末互陳而歷告之三

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師以令肆
後造其中時書歲考小大有成然後賓而興之其典
則六德六行其藝則禮樂射御書數然不可不知其
所自故即學釋菜奠幣於先聖先師示不忘本也彼
朝夕見聞無非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姻任卹之方
凡邪說詖行放蕩僻異之術非可輔世教明人倫者
率屏絕不容髮其間故三代道出一致有學而無廟
周衰王者迹熄生民不被庠序之教天理茫昧心喪
厥守異端百家之說乘隙並驚不無龐雜壅底之蔽
此太史公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及漢興學館
林如鴻儒繼作師傳業受學古蒞官守其說而不易
故謀王體斷國論一以經旨為據于時公卿大夫士

吏文學氣節雲蒸霧散彬彬然幾三代之風何其盛
哉此無佗聖道明而百家自息也逮魏晉隋唐以來
幕高尚者以虛無為宗于利祿者以科舉為業其視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懵不知為何事時則三物
之教弗明于上先王之澤不及乎下單為廟祀尊孔
氏而王之三代教育之實泯埽地矣所謂有廟而
無學間有卓越特達之士出芟夷浮學羽翼聖道為
任然莫能拯起其弊而全濟其溺者何哉蓋道之隆
活學之盛衰一繫夫王政好尚而為之有無也嗚呼
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今
國家昭至德建民極勸學敦農崇化厲賢凡可以風
四方而開太平之基者靡不興舉故經明行修之士

往之賓興

天府擢位卿相以心正意誠國治天下平之道已嘗
佐天子而理百官矣士之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
舍斯時之易將何所求所待焉曲沃自昔以劇稱土
腴物阜為絳諸縣甲俗剛儉力穡尚氣義憂深思遠
奄焉有唐晉餘烈尤不可後者教也本既立矣道由
生矣師帥者能仰體
上之所嚮以明倫實教作新士民耳目俾知所以學
異時人材輩出斌斌然追兩漢之風孰謂不張本于
斯邪不然鈞采華名為餘帝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
也銘曰
維晉曲沃以劇稱絳山左戒汾右傾山川開閭氣薰

蒸風俗勤儉餘剛稜邑居萬家業有恒既富而教迺
世程嗚呼庠序教所生石君作尹追良能奉宣德化
根以誠
清庶起廢功勃興心計百至經載營惜哉垂構任遽
更後人繼之卒有成方華古礎排巨楹文棟藻棟浮
雲縈相前增崇尤克承教基鋪敦道日弘春風隱耳
絃歌聲始謀贊終匪自矜吏民懷感思以銘我詩刻
石碑廟庭

平陽府臨汾縣重修后土庶碑

平陽府治西有鄉曰晉源帶汾河表姑射林墟柳
比泉流交貫無寸壤閑曠山霏夕景杳藹如畫故河
東稱膏腴勝槩之地于斯為最風俗率勤儉盡地利

夏深思遠有陶唐之遺化馬用是富庶而事神報本
之禮尤恪歲時單出惟恐居後豈終歲之勞一日蜡
者之意欤樊氏里
后土祠其來浸邈蒼烟喬木輪囷離披已百餘年物
也兵燹來雖正寢歸然日就蕪圯里中父老某等憫
其若是乃諭于衆曰吾黨仰滋天休取足厚載歲比
豐穰人用樂胥可不知其自邪今神庭未備不足妥
靈揭虔其謂我何咸做懼聞命相與經畫起廢完故
益新智者作其謀富者資其用取材于河陶甃于野
礪礎于山然後工者輸乎巧壯者服其役營務既興
先後有叙於是繚重垣建臺門作重寢列兩序樹庭
屏允三十楹極丹刺暈飛輪煥離立其配侍法從之

屬旌纛儀衛之數金碧絢爛森布左右莫不畢備遊
人過客載瞻載儀溪山草木亦為動色允費泉幣僅
萬疋既落成集人等以禮幣求文於予將以幽贊神
明紀夫庶貌興哀之自謹按汾陰后土祠乃魏鄒丘
之制其典秩華縵肇于漢武元鼎行幸之初千載而
下令人歌秋風之辭詠汾陰之曲想夫泛樓舫濟汾
河于乘萬騎威靈震赫回旌駐蹕躬祀睢上祈穀報
功于是乎在故歷代因仍以為聲明盛事曠古當然
之典是則崇奉者
國家之事非齊民所得擬也以理究之神睢者即有
國之大社而社者自天子至於鄉遂皆得置而通祀
第禮文制節有隆殺之異尔况土為神廣大博厚無

所往而不在。又汾陰在晉為屬邑。以茲為離宮異館。神游美報之所。其誰曰不然。嗚呼。三代已降。教化衰而禮樂廢。禮樂廢而祀典止。林之總之。民物則既戕心惑。所嚮有射利徼福而已。故祀非其類。僥倖於萬一者。胡可勝數。今冀方之民。獨能敦本返始。奉所當祀。俾歷世相承之俗。敬恭誠潔。永是尊以答高厚。無疆之休。較夫淫祀野祭者。可謂知所嚮矣。乃為作送迎神辭。春祈秋報。歌以祀云。其辭曰。汾沅兮容與。林葩兮綉組。彼汾兮一曲。坎兮擊鼓。薦瓊芳奠桂醑。俟神來欣樂。胥芳菲兮滿堂。偃金枝兮翠羽。報神德兮德何溥。

右迎神

淡林扃兮山煙乘回風兮雲輶神欲旋兮何邁奄上征兮朝元衆紛舞兮羅拜欲神留兮無言望極浦兮渺兮愁予目兮娟兮神篤我祐兮歲有季。

右送神

解州聞喜縣重修廟學碑銘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任道以垂萬世其所以明倫建極論政造士述說遠懷者不外夫術有序國有學而已後之君人者思欲化隆唐虞坐收牖易之道舍夫子之教將安法欣我國家尊師重道明德新民風動海寓爰自京師達於郡邑鄉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趨民於學其比隆致治之意固云極矣而承宣鼓舞舞實守令之職是則道

生之本教始之基其可後而聞喜在秦日左邑桐鄉
逮漢元鼎間始易今名其為縣浸董澤莫鳴條雄盤
遠帶風土夷沃通晉走蒲古為咽會名卿碩德代不
乏人顧山川之氣鍾靈萃秀必自人文德化薰陶涵
浸者爾縣廟學舊矣枕城之良隅地勢穹窿如神龜
負圖背露洲水蒼官蒼鬱環列庭祀秋烟古色望之
儼然皆數百年物也按廟碑由宋迄金宰是邑者增
崇非一故制度宏麗甲于諸縣遷革已來神樓碑屋
幸脫煨燼然歲年綿邈人迹罕至浸淫于壞藂草棘
而宅狐狸蓋有年于茲至元己巳從仕郎張君來尹
是縣首以營治為任既而監縣事脫名簿司天祿佐
史劉瑞爭出廩料資所費而濟厥嫩如榱棟桷櫨之

傾腐者甃甃階陞之缺裂者舉易而新之復起講肄
之堂齋廬之位至于神門庖庫畦圃游息之所莫不
畢備用十年春二月釋菜禮告成厥功百年偉觀頓
還于舊粵明年春史劉瑞介汾西前尹王延年持溫
國文正公學記踵門而請曰不腆敝邑猥致力於鄉
校功甫儔而尹適去烏可俾上官之善貌焉無聞于
後以職以分瑞也寔任其責擬揭諸麗石以告來哲
不肖素陋于文以懇請堅切辭不能已敢勉為書之
又竊喜幸得列名于司馬公之下風固所願也尹晉
州臨汾人諱仲祥資明良果于從政故其為善卓
有成也如是較夫從事于簿書期會之末者不曰有
志於本知教之所基者歟誠可歌也已其辭曰

維漢聞喜古桐鄉東浸董澤南條崗千年喬木烁烟
蒼廡宮盤枕艮方平時結誦溢兩庠代不乏賢
古明良如儉顯魏度相唐風雲感會龍虎驤至今德
業何昭彰神居雖存地土荒蒿萊没人狐兔截風雨
穿漏摧棟梁張君下車心慨傷首以營治如弗違同
寮見義為贊襄咨嗟吾道百孔瘡頓還舊觀蔚有光
齊廬有室講有堂我南走蒲過此邦親覩盛事思仿
徨吾儒有例善則揚作詩豈惟示不忘士民嚮化此
本張嗚呼廡碑古甘棠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胙之為邑久矣昔周以黃帝後姞姓封此是為燕國至
秦廢燕為胙貞祐初金駕南遷竟河為界建師府宿

重兵繫浮梁院為汴京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
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
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草死風
雲間及已濟而沉溺者亦無慮千百數時全真教大
行所在翕然從風雖虎苛狼戾性于嗜殺之徒率授
法號名會首者皆是也師時在衛日其事愀然歎曰
人發殺機一至于此邪吾拏舟而來正為此爾茲烏
不化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起觀距城之北
墉曰將以此道場為設教張本之自于是仁風一扇
比屋回心貪殘狼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禍徼福
于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焰燎原撲殺心于已
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大德

洽于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衆謂曰
吾學道有年所得而為心印者一與虛而已昔之得
一者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神以之而靈又云致
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
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蒸雲雷之變谷神虛而通天地之
臨之光山岳虛而蒸雲雷之變谷神虛而通天地之
根致虛而要其極不過煉精守寂滌除玄覽耳故得
心善淵居善地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其敬奉吾
教且曰大德不德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
久于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夫被于河朔矣師
諱仲美秦原月山人年三十弃妻子入道師浮山碧
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分掌

玄教于終南祖庭者逾三紀焉生平以濟物為本
具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
詔大醮燕京師預焉既受釐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
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夏六月
羽化于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啟柩顏色如生冬
十有一月扶護至衛門徒王志安等以練經成禮醮
祭之夕朔風震屋將濟河即止吁亦異哉后十有二
年志安等圖為不朽用光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
先師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興修道宇
之自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屬列太史鄉枌
盛事幸為我論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
同不相為謀獨嘉其尊師重教推源知本其篤信有

如此者故略為序說云全真為教始以修身絕俗遠
引高蹈冥滅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此其
本也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愛濟物為日用
之妙其混沌氏之風邪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彛
倫一叙終不得而蔽之邪如長春丘公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而云博矣今觀
玄微李公處身行己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
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遐想之意渺帝鄉乘
白雲而何在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
傳刺口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鈿樓居紫青致
蓬仙全真獨扶龜玉筮只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鑿

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壘李公躍
出秦月山天稟至性虛靖專一物不獲延我愆黃沆
洶翻鯨鱣貪噬一世垂飢涎汴人脫死乘膠舟葬
之爾腹誠可寬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
鱷牙笑拔鬚為編濁波吹破為澄淵遺黎北渡賴以
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冥鴻翮千年喬木鬱紫
煙以靈揭宮舍至言頭具道眼圓伐柯覓柯開
蒙額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照
無徼邊皎為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
華空巍然山中瑤草春芊何時真游來羽軒赤霄
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讓用作華表歸來篇
總管陳公去思碑銘

至元三年，朝廷以衛之六城為先，大王分邑許就設監郡。故府治跨有鄘邶，復為河朔一路。是年夏四月，河南尹陳公承命分虎來莅此邦。先是衛併于懷，前守之良法美政，班具在然。連率遠控者，吐洋而未之悉。子弟資授者，侵欲而無所顧。不暮年，法防紐弛，群小氣橫。民遂殿屎，公知其然，思有以拊循振濯，抉剔姦蠹，一新厥民。既視事，乃緩其急，張不為小惠，持以大體。從宜處約，率以身先之。及前規當法者，仍遵而勿失。於是案簿焚者，井之而有網。公吏嚮者，肅之而趨。事教條既周，小大得職。時自春及夏，暎不雨，秋種未覆。公曰：龍

見而雲其可後乎？乃齋居禱蒼山祠，下車甫還，甘澍霈作，闔境霑足。秋乃大熟，既而監郡公聿來視師，為人祥靖，明惠樂于為善。一見公，歡然如平生。其承宣注措云為之意，吻與公合。此偈彼和，如響之應。聲及其倅，王君文幹簡重諧讓，以之贊副。會歸政，成化洽而已。用是德風草偃，翕然稱治。初共之西營，幕習不法，侵漁無時，民苦之。公以理將命，遂折其須牙。來就約束，又以毒民莫盜賊。若乃下令屬邑曰：今而後若輩一污記籍者，以類別。如農者畎畝，商者市肆，俾督之營務，以恒厥心。時視其勤墮，懲勸之果，終其任。悉後革不三為致，狴犴屢空。時熙春撤木萬計，當浮御以東，陸輦之勞，汴衛兩集其事。公曰：汴大衛小，彼與

之埽民將不堪力請于上竟以汴輸之河漕且遣軍士三百整柁而下我止壅遏水勢而已無幾治甲令下頗亟官易牛革鄰道例配科民間以辦農至解耕牛以屠猶有不堪其輸者公曰不可遂一易于市既而衆相率來謝曰脫東鄰之禍者繫明府是賴于是田里盡樂安之農暮夜有不扃之戶矣殷太師比干墓在部內祭秩久替公請于朝遂載諸祀典時秋陽載驕繹享之夕大雨越明年二麥倍常嘻亦異哉及再暮政平訟理民安吏法一日謂監郡公曰夫政以風俗為先俗以教化為本今國家文治煇興百廢具舉牧養元之日就富庶教所未至寔我之責矧衛古稱多士今者春秋釋菜享獻

無所上不副 朝廷右文之意何以興師儒陶民行於是大起孔子廟內外具瞻克壯於觀殿廡廊黌先後依作既落成有芝產殿梁連莖秀暎層敷三五人謂邦君誠敬所致由是而觀其於事神治民既無忝矣公尤辨於先事有方臨機應變用儒飾吏聽斷以情理明氣溫推見至隱卒齊之以禮不知鉅筭桁楊為何物故寬者抑者每有所伸強者暴者日安馴所至相戒曰陳公明良不容奸欺吾不可以過聞由是人興禮讓風化大行蔚然為諸道帥 朝廷嘉其能擢充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既趣裝吏民相送填郭溢郭炷香而頂構綵而門徒竊垂淚而感內伸願借之心至有攀輪遮道不忍別去者既乃衛民懷思

不忘求文於余。予以鄉國盛事，敢勉為論。讓之愚竊
觀兩漢之名臣，如黃穎川、劉東海之為郡，而能績用
章者，皆由明允篤誠，遂懿厥德。故所居民愛，所去
見思。况公自明而誠，勤強練密，以道自信，所謂推忠
及物，衆瘼自蠲。懷我風愛，永載遺賢者也。且為吏民
作詩，庶幾紹甘棠之遺音，以永衛人無窮之思。公諱
祐，字慶甫，世為趙之寧晉人。其詩曰：
維古作牧，紛治侷而。漢具載循，與能趙張。固猛德不
勝，抃時沸炎。多創懲漢家三尺，世有程下昧所守。狗
厥情一得，千失例不經。陳公為邦大厥稱，三年撫字
猶鮮烹。頑則伊教孰汝刑，執中以權適。重輕吏畏民
愛政，迺平會歸其極。誠與明吁嗟，七月政報成。載其

清淨民牧寧里門，夜啓深春耕。而暘時若歲，屢登何
以教之庠序興。春風弦歌猶六城，槐陰幄彌掩訟廳。
園扉無人秋草生，高軒北來障綠屏。翻之振鷺朝
天庭，郡民祖帳續旆旌。昔何來暮今遽更，漢民借冠
蒙允矜。我則不獲心，乃焚使君雖遠德。日馨彼風優
兮我佩銘，願公壽福川。方增坐之廟，朝調鼎羹流惠
載使邑里清。我詩刻石亮有徵，千載擬媿甘棠聲。

平陽府新建靈應真君廟碑

玄黃判天地，闢釐足斷四極。立而陰陽五行之精，上
為經星恒宿，環拱經緯。斡化機而成歲功，真武蓋北
極之鎮宿也。端處玄宮，赫睨四部。在昔王者，圖形旌
旒，以肅擁衛之儀。道家取制，爰設神像，蓬勃其黑靈。

焉若夫振綠髮提干將履玄冥結元氣也被玄衣表屬甲戴雲旂耀武德也靈虺穹龜踴躍前導取形似而從陰類也復役丁甲六神搗指陰兵備將佐也廟而貌之于以填方域祓不祥而來福祐故在奉祀以謂天神之尊極者焉我

國家運開龍朔

帝發其祥京都之建神特顯化焉遂先啓應宮用彰靈賤矧齊民敢後其當奉哉冀都真君壇其來久矣先時府莊岳間有閣巍然山峙設四聖像於其上神莫其北戶焉兩廂豪右貿易彩幣市集宇下春秋奉香火甚恪里俗種祠用為故事厥後傑觀雖火裡嚴之禮歲于人心者耿々因在歲丁亥故老董威霍斌

等顧相諗曰吾儕事神之心既不以閣之興替為有無然俾神明棲格無所謂揭虔妥靈可乎于是與趙常柴邢凡七族共輸私財得地于平陽里起正殿神門社賓之位庖福之所凡十有三楹莫不攸當神儀去後光恠絢爛馳雲擁陟降自空內外具瞻光動里陌後十年丙子里社程政等以前人興建本末不可使無聞于後且恐歲月緜邈祀典湮微乃介忝軍陀滿君用來謁文于予將揭諸麗石以告來者且知庶之所自予官晉四載間稔其風聲氣習思深而好禮尚儉而降義奄焉有陶唐遺化故幽明兩間各盡所事若東里之曹相國西郭之霍博陸南遂之帝堯祠是皆敬其人神有德于民也是祠之建前偁後繼

不憚服賈之勤。歷年之久。臻其成就。若爾可謂富而好禮。敬恭神明。因墜休聲者哉。至于施與厚薄之差。時饗周行之次。具列石背。又見隆義嚮化。所悅者衆云。仍繫樂歌。用伸幽贊。其辭曰。列象蒼之周天。緯經玄枵之次。虛危之精。羽林北落。凜焉神兵。奠我邦家。衛群生兮。奕々新宮。士民之功。遠彼囂閔。極夫尊崇。神庭肅敬。景氣葱曠。風馬雲車。歲時來同。兮神維來降。冷飈先颺。應鼓田々。悲簫洞盪。紛進拜裸。拒鬯將々。洋々如在上。有物蜿蜒來。彤纓芳芬。滿堂神人。暢兮神鑒。孔明我民之誠。於麾下拂風雨。攸寧攘除。祆災大來。庶禎介我繁祉。時和歲登。種祠罔替。繼々承々。永垂其休聲兮。

重修孤竹二賢廟碑

首陽山孤竹二賢祠。肇見于李唐。增隆于前宋。金貞祐末。為戍兵撤而禩之。國初。郡人徐帥曰。廢基而屋焉。後四十載。當至元九年。玄默歲。某自御史裏行來官河東。以是年冬十有一月。按部至于蒲坂。適致祭令下。遂齋沐奉祝。祇拜墟墓。庭序藁翳。路寢傾圮。遺像黝昧。彫剝就滅。於戲。前政之不舉。至于斯邪。非惟不稱。明詔尊顯。風烈之義。而大懼不職。下隕教條。吏隳不恭。惡可狗狃。于是祇會屬吏。作新是圖。資聚既營。衆工趨事。仍命府掾長吳舉。董治厥役。改新肖像。以儼神儀。逮明年夏五月。復行縣次。蒲吏告說。功用六月丁亥。躬率僚屬。以少牢之奠。敬安神棲。滹河

表華新宮啟然山煙庭木奕々動色守吏不任之責
庶乎其少塞矣知府楊居寬請書其事于石以詒來
者噫二賢聖之清者也其出處大節求仁本心與懦
厲貪之搆息邪懼亂之功孔孟稱之詳矣揭若日月
亘終古而不熄小子其敢擬諸然讀黃太史所述去
國諫伐蓋宗國有不說好事者為之說耳竊有所疑
焉若曰非讓而逃國人惡而逐之烏在其為賢也且
以避紂不有其位孔子何為稱求仁得仁子貢何以審夫
子不為衛君乎至于義抗白旄耻食周粟亦謂事不經見
臧哀伯何獨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者
北自海濱聞善養來歸當周命惟新明義崇德之世
不知俯仰何所愧作僵踣于茲山之下乎故特表而

出之必有能辨之者仍為蒲人作迎享神辭俾歲時
歌以祀焉辭曰
瓊蘼潔兮蘭馨錯薇蔬兮薦神庭條之山兮河之水
迴風瀟兮波瀲々神之遠遊兮迹何歸南叫虞舜
兮帝禹與迨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國極所欽兮
祀典載熙槃非周粒兮桂酒芬菲民之載神兮清風
庶幾偃迴旆兮入室陳鐘鼓兮載考載擊千秋兮萬
歲于焉兮永息

故普濟大師劉公道行碑銘有序

晉州景行里有觀曰玄應其徒謝志堅梁志端介寓
館主謝純踵門來謁而告予曰先師純熙子化形已
久今雖像而事之其平昔道術及于人者班々可紀

然非文諸貞珉無以示來者而傳不朽明府嘗列官
太史六家之旨所宜論述也敢百拜以請謹按所持
狀師諱志真字子常族劉氏陝之三堂人幼沉潛不
好弄及長趨尚冲曠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既而尋
師來晉止寫玄都宮與方士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
覺靈府愴怛日有啓悟歲己亥披雲宋公首暢真風
力紹絕學起道箴書于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
師也吾歸依有所即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錄訣香
火修持晨夜不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
錄法畀焉師操履益精勵神經恠牒大曠冥奧氣志
既凝洞知來物簪裾所加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
所在中外喧播以靈異稱今

聖上邸潛時聞其名遣使召至試以錄法參驗諸事
遠迹幽深靈應昭著時既雨且風勢幾恒若命師以
誠祈止少頃豐霽回馭蜚廉為不颺矣
上異之賜御醪仙斿加號普濟大師特光寵焉留館
堂下以需時召自是道價隆風動一時矣中統庚
申冬詔就長春宮設羅天清醮師攝行大禮凡七日
夜神人知暢且有天光現朗之異
上聞之喜甚咸謂師精誠所致明年秋奉旨馳乘
祝香岳瀆事已還過故隱語志堅等曰吾雅性僻逸
恬於世味偶以蕪術供奉闕庭思遇優渥已踰素
分物微近盛吾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
來徵竟辭疾不起以至元年夏五月終所居文室

壽六十有六師半儀秀整面滿月紫髯垂脰儵然有
獨立出塵之趣接物不以貴賤易其禮度人之有疾
若已受之推誠濟物唯恐不力時人以此多之于嘗
以道家者流以清寂為宗一死生外形骸自放於萬
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攫拂其心至于挾方術出
秘藝揀時行道者世有其人如破刺膏盲答逐鬼物
驅役社翁安人區而遠不祥往之驗于事者蓋世所
不廢也普濟師其斯人之徒歟較夫遺世絕俗歸潔
一身自放于萬物之表誠玄教中有裨于世者耳且
以費長房薊訓子事猶傳于東京方伎之列况師之
行業出處又足嘉尚吾烏得而辭哉仍繫之銘詩庶
幾門人歸來望思之意其辭曰

大河湯以南紀蒼々兩戒勢分爰自陝疆蓄潤蟠精
萃於三堂篤生異人孕氣之良截然入道濟物為方
山立髯張劔佩煒煌霆轟暗室星壇夜光玉鈴金紐
呵斥不祥隱若勅敵陰魔遁降四十年間玄門之綱
鶴馭仙去白雲帝鄉何謝世芳已遠顧其道而弥光
嗚呼劉根術驗而不及物長房及物而鬼所殃我銘
勒石孰為短長庶千年而語華表見門人之涕滂

